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困兽



## 序言

好几件事同时发生--或者说只有极少的时间上的差异。最先发生的，应该是那块大玻璃的碎裂，没有人知道如何碎裂的，所有在场的人，都是在听到玻璃的声音之后，才知道那块大玻璃碎裂了。

连罗开也只是听到了那可怕的巨大的玻璃碎裂声，但是他一定是所有人之中，最先循声看去，看到玻璃碎裂的人。因为他的视线，投向那幅大玻璃的时候，还来得及看到碎裂了的玻璃在分裂开来，由大变小，由小变碎，像是电影的慢动作镜头一样。

由于那幅玻璃实在太太大，它有十二公尺乘五公尺，厚度是一点二公分，那是世界上最大的玻璃之一，由北欧瑞典的一家玻璃工厂制造--这家工厂是属于云氏精密工业铸造系统，这人庞大的工业系统属有许多特殊的工业组合，生产各种精密的机件和仪器。

巨大的整幅玻璃，用来作为一个大厅的幕墙，大厅在一幢七十层的顶楼，其中的一面，就是那幅巨大的玻璃，把城市的美景，毫无保留地展示在眼前，被称为建造艺术中的奇迹。

当大玻璃破裂的时候，一直到许多日子之后，由于玻璃破裂的一刻是如此惊心动魄，给人极深刻印象，所以几乎变成了一个记时的标准，例如在两年之后，就有人说：“大玻璃破裂之后的两年，等等。由于声势实在太惊人，所以至少有两分钟，除了玻璃碎裂所发出的声音之外，没有任何别的声音。

那个大厅可以容纳超过一千人，当大玻璃破裂的时候，大约有三百多人，这些人是在参加一个棋赛。

那是一个真正的业余赛，对业余的资格，限制十分严格，所以有些地区的棋手，根本没有参加的资格，例如日本棋院的棋手、中国大陆上被列为国家运动员的棋手等等，都没有参加的资格。

### 一、业余棋赛

这样严格的限制，自然损失了许多一流高手的参加，但是却也保持了业余的纯正——有一些人坚持体育的业余性。罗开其实并不是热爱同意这一点，但是他既然是一个围棋的爱好者，而且又不折不扣是业余身分，所以他十分自然地成为这个世界性棋赛的参加者，而且成绩斐然，一连几届，只要他能抽得出时间比赛的，他都名列三甲，像这一次，他是冠军决赛的争胜者，和他对奕的，是一个三十风左右、面色苍白、沉默寡言的韩国人。

决赛就在那个大厅中举行，几个业余的围棋爱好者资助比赛，他们全是世界各地的富豪，所以经费十分充裕，冠军的奖品，也十分名贵，每年不同。今年的奖品在比赛进行之中，一直公开陈列，那是一副由深紫色的水晶和白水晶制成的围棋，配以白玉的棋盒，更名贵的是棋盘是一块质地极佳的

白玉。

这副围棋，据说是古物，可是却又没有人说得是哪一朝哪一代的物品，有几个棋友，本身开设着十分具有规模的古玩店，都一眼就要看出，那是十分珍罕的物品，可是也说不出它的来龙去脉，使得这珍罕的东西，蒙上一重神秘的色彩。

而且，更神秘的是，往年，冠军奖品的捐赠者，都公布姓名，当然全是十分爱好围棋的棋友。可是这一次，赛会特别声明：“这次冠军奖品之名贵，为历届之冠，珍罕无比，举世无双，捐赠该项奖品的棋友，特别声明，得奖者需妥善保存该项奖品，不能转让出售，但可以送于有资格获得之人士。该项奖品独特之极，来源不明，在此之前，从未为世人所识，故捐赠者的姓名，也不拟宣布。”

还有一点反常的是，往年，一公布赛事之后，冠军的奖项就决定了--今年其实也一样，一早公布的冠军奖项，是一座真金铸成、手工世极其精美的大奖杯。

可是等到决赛的两个人产生之后当晚，才突然有更换冠军奖的宣布，奖品立即展出，赢得了一致的称赞。

参加冠军决赛的只是两个人：罗开和那韩国人，所以当众宣布的时候，主持人打趣地说：“这项名贵的奖品，倒像是捐赠者故意要送给两位中的一位一样！祝两位决赛者好运！”

罗开当时也在场，他心中也为之一动，因为主持人的话说得虽然对，但也只对了一半，事实应该是那个不公开的捐赠者，故意想把这名贵之极的东西送给他一样--因为谁都知道，在两个决赛者之中，罗开的实力，远在那个韩国人之上，这一届的冠军，除非是罗开故意放弃，不然，就十拿九稳！

使得罗开心动，感到奇怪的是，在决赛的形势形成之后，罗开和那个韩国人一起和各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有棋友就指出了这一点，罗开向他的对手望了一眼，发觉对方脸色更苍白，仿佛失败已经是事实，可是他却十分坚毅，不论实力相差多么远，他都准备作顽强的困兽之斗。

罗开十分欣赏这种精神，而且，这个韩国棋手，开赛以来，以寡言出名，几乎一句话也没有和人交谈过，是以看起来也特别孤独。

罗开当时就对所有的人说：“我不一定会赢，棋道之中，是没有必胜的说的！”

一般来说，人人都知道棋艺决定胜负，罗开这样一说，自然有更多人反对。罗开就笑着解释：“我的意思是，三天之后，我和朴君决赛，我没有必胜的把握！”

有人立时指出：“罗君，是不是你对冠军并不在乎，所以准备比赛时故意让呢？”

罗开正有此意，可是那当然不能承认，而需要在比赛之中，通过高度技巧来进行。

所以他正色道：“当然不，我必然全力以赴！”

罗开一直在留意那韩国棋手的神情，他的名字是朴正实。他脸色白的可怕，可是眼神却更沉毅。

而就在这样的谈话之后的第二天，就有了这副名贵之极的棋子棋盘，作为奖品出现。

罗开完全有理由相信，是有人看出了他对冠军并不在乎，有意相让，

所以才拿出了那么名贵的奖品，来吸引他得冠军！

这名贵的奖品确实极具有吸引力，纵然是罗开--亚洲之鹰也不免为它所吸引。

当这副棋子公开亮相之时，一个对珠宝极具认识的人赞叹道：“水晶并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，但是那么纯净的深紫色的水晶，也真少有，看，每一枚棋子，体积那么小，可是看进去，却深邃无比，仿佛是宇宙深处一样！”

罗开本身就是珠宝的大行家，但也是一见就十分喜爱，他也决定了不再相让。

可是，同时，他心中也生了一个疑问来：“什么人非要他得到冠军不可呢？什么人为了要他得到冠军而不惜拿出那么好的东西来？有什么目的呢？”

这两天，他一直在思索着这个问题，可是也一直没有任何答案。

罗开心知一定有原因，可是既然无从设想，他也就不再多费心神，只是处处留意。

棋赛在下午四时开始，一直到七时，双方厮杀得十分剧烈。韩国棋手似乎对他的实力，作了若干程度的隐瞒，所以上来的时候，罗开由于低估了对方的实力，一度处于下风。

但毕竟罗开的棋艺超越对方很多，所以不多久，就扭转了劣势，开始占上风，从那时候开始，韩国棋手就陷入苦战之中。

到后来，韩国棋手每一着，都要经过长时间的思考--他真是十分认真地在思考，在他苍白的脸上，汗水涔涔，如果他迟一点去抹，汗水甚至会滴在棋盘上。

所有观看棋赛进行的人，都一致看得出，韩国棋手已经没有希望了。虽然大家都佩服他的那种作战精神，都保持着沉静，可是间或，仍不免有一两下低叹声发出来，表示感叹。

罗开在又下了一子，取得了更大的上风之后，直了直身子，他想用尽量温和的语气，劝韩国棋手弃子认输，不必再作困兽之斗了--这在围棋比赛中，是十分常见的事，甚至有高手对奕，只下了十数子，便有一方认输的。

可是他直了直身子，还没有开口，就先看到了那个一身白衣的韩国女郎--对了，几件事一起发生，如果说先后，那么在玻璃猝然碎裂之前，罗开先看到了那个韩国女郎。

传统的韩国高腰宽袍，细而长的凤眼，白皙滑腻的皮肤，都说明她是一个韩国女郎，这个俏丽之极的韩国女郎，妙目盈盈，正注视着他，而且，俏容大为焦急，显然，他注视罗开已有一段时间了！

而她注视罗开的目的，也再明显不过--她在等待罗开看着她！而这时，罗开看到她了，所以，她一和罗开的目光相接触，就急不及地向罗开作了一个手势。

手势作得飞快，包含了好几个动作，可能是手势想要表达的内容，相当复杂，可是她又不是使用标准的手语，所以，虽然机灵如罗开，一时之间，也无法领会她的全部意思，只可以知道她有事相求，而且十分焦急。

罗开立时扬了扬眉，表示疑问。

通常在这样的情形下，那韩国女郎应该把刚才的手势，再做一遍，可是，她却已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

因为就在这时，忽然有一下尖锐之极，可是又短促之极的声音，陡然

之间，不知从什么地方，冒了出来，时间极短，可是大厅之中，人人震动，刹那之间，人人都像是捱了极锐利的针，迅疾无比的一刺一样，无法不为之震动。

而再紧接着，就是罗开对手，那个韩国棋手，陡然站起来，大幅度地挥了一下手，在他身后有一个站得较近的人，被他一下子击中。

然后，就是可怕之极的大玻璃的破裂声，罗开立时转过头去，反应敏捷绝伦。

在棋赛开始前，抽签决定座位，韩国棋手选择了面对大玻璃的位置，所以罗开的座位，是背对着大玻璃的。玻璃的碎裂声如此惊心动魄，罗开立即转过身去看，自然是他久历冒险生活的原故。

他看到，玻璃是分三处地方为中心碎裂的，先是裂纹四面八方扩展，然后再崩裂，碎片和碎片之间磨擦着，发出更骇人的声响，那么厚的玻璃在未曾落下之前，纷纷爆裂成每一块只有手掌般大小，带着轰然的巨响，塌落了下来。

玻璃之处，是一个相当宽阔的平台，所以碎裂下来的玻璃，不致于自七十楼的高空，散落到城市的街道中去--不然，那一定是一场大灾难，飞堕而下的玻璃，每一块都可以成为致命的凶器。

整个的爆裂过程，大约不会超过一分钟，可是等所有的玻璃全落了下来，堆成了一大堆玻璃之后，足有一分钟之久，是死一样的静寂。

三百多人，人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呆了，罗开自然应该最早回复镇定，可是在这同时，他却又看到了一件怪不可言的事。

在人人才一望向碎裂的玻璃的那一面时，也根本没有人移动，可是罗开却在这急速落下的一些玻璃碎片的反映中，看到似乎有人在移动。

他连忙转移视线，看到了那个移动的人，那个穿着传统白色宽袍的韩国女郎！

她只不过移动了两步--如果大厅不是有罗开在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决计不会有人发现她的移动。

由于每一个人，包括罗开在内，都为这发生在眼前的巨变而震惊，几乎人人都如同泥塑木雕一样，所以，那韩国女郎虽然只是打横移动了两步，不留意则已，一旦看到了，就十分碍眼。

罗开在乍看到时，心中想的是：这女郎真镇定，人人都不能动，她还可以移动--这种镇定功夫，甚至在自己之上！

接着，罗开就看到了那女郎移动的目的--她站立的所在，本来就在一张古色古香的桌子之旁，就是在这个位置上，她向罗开打手势的。

这张桌子上，放着的就是棋赛冠军的的奖品--那副珍罕之极的水晶棋子和白玉棋盘。

其没有任何防盗的设备，甚至连一个罩子也没有，因为主持人认为，围棋的爱好者，都应该是君子，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的。

罗开看到那个女郎移动了两步之后，身子就遮住了桌子，她身上的白衫相当宽，所以遮住的部分又相当多，从罗开的这个角度望去，已经看不到那两盒棋子了！

要特别说明的是，这时，大玻璃的破裂还未曾结束，阵阵惊心的玻璃碎裂声，仍然密如联珠一样地在发生着，慑人心魄。

罗开看到那女郎的双手，交叉着，放在胸前，如果这时，那女郎的娇

俏动人的脸庞上，神情和大厅中的别人一样，十分惊慌的话，罗开也不会继续留意她。

可是，那女郎的俏脸上，却是一种十分专注的神情，她的一双细南昌长的凤眼，甚至半眯着，这说明她，正在全神贯注地作着一件事！

她站在那里没有动，双手又交叉放在胸前，她在做什么事呢？这令得罗开更是心中起疑，也更为留意注视她而不被她发觉已有人在留意她。

罗开随即发觉，她的宽大的高腰白袍在轻轻的颤动，就像是有一双手，伸进了白袍，正在抚摸着那女郎的胴体一样，而在她的身边，又根本没有人！

罗开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！

那女郎在偷东西！偷的是桌子上的东西，白玉棋盘太大，她不可能放进白袍之中，她偷的是那一副水晶棋子！

一发现了这一点，罗开更感大为有趣，同时，他为自己一下子就识穿女郎的行为而自傲，那女郎显然是有备而来的，她交叉放在胸前的是一双假手，她的真手，正在身后，自特制的衣服缝中伸出来，在大肆活动！

这种方法，其实并不新鲜，相当古老，许多盗窃者，尤其是穿了大衣的店铺盗窃者，最喜欢使用。

罗开缓缓吸了一口气，这女郎一定是个中高手，因为只是极短的时间，她就跨开了两步，回到了原来所站的位置上。

罗开看到，桌上两只白玉棋盒还在，可是罗开相信，盒中一定空空如也了。那女郎利用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！她偷棋子的时候，棋子和棋子相碰，难免会发出一点声音来，可是这时，水晶棋子相碰所发出的声音，若和大裂的巨响相比，一如蚊子飞过跟和谐式喷射机飞过相比较一样，再也不会为人注意。

这时，玻璃的碎裂已经停止，也就是说，突然静了下来，也不是绝对的静寂，堆得很多的碎玻璃堆，会滑落下一些玻璃来，发出一些声响。

这时候，人们也从极度的震惊之中，逐渐回复过来，像是陡然启动了什么机器一样，爆出了各样的声音，有的叫，有的嚷，有的无目的走动，有的拼命的挥舞着双手。

罗开仍然留意着那韩国女郎，只见她在人们开始混乱的时候，离开了原来的位置，杂在人丛之中，也就是说，这时，就算有人发现棋子失窃，她也完全不在怀疑者之列了，因为根本没有人记得她会站在桌子旁边！

罗开缓缓吸了一口气，对他来说，大玻璃的破裂，虽然一刹那间，令他震惊，但那并不算是是什么--当时，未知玻璃破裂的原因，只把这件当作一项意外，罗开确然如此想。

后来随着事情的发展，自然也有了另外的想法。

而在当时，属于他十拿九稳可以到手的奖品，却叫人偷了去，他无论如何不会心甘情愿！

在一刹那间，他已想到了超过十种，让这个细皮白肉，标致俏丽的韩国女郎受点惩戒的方法。

他同时也感到，应该有人挺身而出，来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了！

他又等到了一分钟左右，情形并没有什么改善，他就站了起来，高举双手，大声叫：“大家静一静！”

在这种情形下，如果没有人出面，混乱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，可是有人出面，混乱就会结束。罗开一叫，立刻就静了下来，只有一个人还叫了

一句：“天！那么大那么厚的一块玻璃，怎么说破就破了？”

这一句话，正是每一个人心中的疑问，所以立时又引起了一阵嗡嗡声。说这句话的，正是棋赛的主持人，一位德高望重的德国工业家。

罗开扬声道：“有人通知了大厦管理处吗？”

他这句话，还没有得到回答，大厅的门打开，大约有七、八个人，急急冲了进来，一进来之后，就盯着那堆玻璃发呆。

那些人，有的穿着制服，有的穿便服，当然是大厦的管理人员，他们自然知道这块大玻璃的来历，所以看到了这种灾难性的情形，人人目定口呆，不住摇着头，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过了几分钟，一个中年人才吁了一口气，转回来：“我是大厦的管理经理，有没有人受伤？”

大玻璃裂的情形十分奇特，它是突然碎裂，并不是爆裂的，所以碎玻璃并没有出现四下进溅的情形，只是向下落了下來，堆成一堆。

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除非有人紧贴玻璃就会受伤。十分幸运，当时大家都在留意棋赛的进行，都离得玻璃相当远，所以事故虽然惊人之至，可是并没有人受伤。

那经理松了一口气，又道：“对于这宗意外，管理当局向各位女士、先生致以万分的歉意，并且请各位尽快离开，好让我们清理！”

管理当局这样的要求，自然十分合理，这时玻璃碎裂，等于整幅墙不见，时值仲秋，大厦又高，凉风习习吹来，虽然热爱有情调，可是看到一大堆怵目惊心的碎玻璃，大多数人，也不想再逗留。

可是有一个问题须解决：棋赛怎么办呢？

虽然罗开已大占上风，但是这盘棋，毕竟还没有下完！所以，一时之间，人人都向罗开和那韩国棋手望来。主持人问：“两位的意思是。。。”

罗开向那脸色苍白的对手望了一眼，作了一个手势，意思是听凭对手决定。

那韩国棋手紧闭着嘴，一言不发，也没有什么动作，双眼之中，却闪耀着一种异样的光芒。

主持人也正在问：“朴君，你的意思怎么样？”

韩国棋手仍然没有回答，只是双手紧紧握着拳。从他的神态之中，人人都可以看出，他不甘认输，还想继续拼搏下去！

罗开笑了一下，正待表示态度，忽然女郎，来到了韩国棋手身边，在他的耳际，低声说了一句话：“完全没有别人看到。”

棋手一听，双眼有一阵闪亮，他随即松开了紧握着的双拳，简单地说了句：“我认输了！”

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，所以也没有引起多少争议，主持人搓着手：“那我就宣布，本届世界业余围棋的冠军是罗开先生，他得到的奖品是由无名氏捐出的名贵水晶棋子连白玉棋盘！”

主持人在这样宣布之后，望向管理经理，显然是想趁机颁了奖，结束赛事算了，经理正用十分讶异的眼光望着罗开，也很明显地是他听到了罗开这个名字之后的一种十分强烈的反应。

主持人问了经理两次，经理才道：“好！不要紧！”

职员把白玉棋盘和两盒棋子取过来，交经主持人，又交到了罗开的手中。

罗开双手捧着白玉棋盘，两只玉盒就放在棋盘之上，罗开向各方点头为礼，在一阵掌声之后，罗开直向那韩国女郎，直来到了她的面前，十分有礼地道：“请替我揭开盒盖，让各位棋友，欣赏一下这副举世无双的水晶棋子，谢谢你！”

罗开期待着韩国女郎会有一刹间的吃惊，可是她却全然没有特别的反应，只是甜甜地笑着，姿态极其雅致地向罗开略矮了矮身，声音动听地道：“不必了吧，棋友都看过了，而且这里，才发生了意外！”

罗开笑了一下，手中的白玉棋盘向那女郎移近了一些--几乎碰到那女郎饱满高耸的胸脯了--高腰的袍子恰好在乳下结腰，所以也特别令饱满的女性胸脯突出。罗开仍然在坚持：“请你代劳！”

罗开这时的行动，已经接近不礼貌了！

在女郎身旁不远处的韩国棋手，脸色简直是灰白色，别人也都十分惊讶，投以奇怪的目光。

韩国女郎依然笑着，可是她望向罗开的目光，却是极度的哀怜和乞求！那是一头跌进了陷阱的小鹿的眼光！

人的眼睛本来是视觉器官，可是却另有一项十分奇妙的作用：表达人内心的感情。

这时，那个白皙娇俏的女郎，在表面上看来，十分镇定，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可是她的眼神，正在表示她内心的绝望，惊慌和哀求！

罗开心软了！

他，亚洲之鹰，铁一样的汉子，却也有水一样的柔情。这时，他在女郎的眼神之中，看到了绝望的无助，完全像是一头跌进了陷阱的小鹿，他就无法再硬得起心肠来去对付她。

所以，罗开缩回手来，同时，发出了十分豪迈的一下长笑声，转过身去--在他转身的时候，他还来得及留意那女郎一下，在那女郎细长的凤眼之中，看到了感激莫名的一股眼神。

这时，棋赛的主持人宣布今年的棋赛，正式结束，有一些人已离去，有不少人围住了罗开，在向他祝贺。罗开看到那韩国女郎和韩国棋手，正一起离去，显然两人之间有一定的关系。

在那韩国女郎走到大厅门口的时候，她回过头来，向正在人群中的罗开望来。

罗开也正望向她，两人四目交投，虽然相隔得相当远，可是互相之间，还是迅速地用眼神交换了一下心意。罗开在对方的眼神之中，又一次地接受感激莫名的讯息。而罗开放送出去的讯息是：“希望能再见到你！”

那女郎显然会意，因为她立时微微点了点头。

这种只凭眼神，就可换心意的情形，是令人心旷神怡的，所以罗开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顿时觉得十分愉快，那一副罕见的水晶棋子，似乎也不算是什么了！

## 二、展开调查

当罗开表示要离去时候，大厅中的人，已散了十之七八，罗开在离开之前，先来到了那一大堆碎玻璃之前，站了片刻。

他想弄明白，那么大、那么厚的一块玻璃，何以会一下子就碎裂成这样--一定是一种十分巨大的破坏力量，才能形成这样的结果！

可是他却一点概念也没有，他只是可以肯定，这样巨幅的玻璃，制造极其困难，要有十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，才能造得出出来。

就在这时，他觉得有人来到了他的背后。

所有过着冒险生活的人，都不会喜欢有人悄悄地在身后接近，但是罗开却不在乎，因为他知道，自己至少有二十种以上有效方法，去对付意图在身后对自己不利的人，所以他绝不大惊小怪，也不急于转身。

他的背后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这块玻璃，是云氏工业集团的产品，世界上最大的玻璃之中，占第三位。”

罗开仍然未曾转身，他已从声音之中，辨出那是大厦的管理经理在说话。

他自然也知道“方氏工业集团”这个工业集团精密工业的心脏，没有它所生产的精密工业产品，许多强国的国际事业和太空探索，必然将大打折扣！

罗开也知道，这个工业集团的主持人，云氏兄弟，和近年来不是很公开活动，可是却曾经名震江湖的木兰花姐妹，有很深的关系。其中云四风，还是木兰花的妹夫，穆秀珍的丈夫！

正由于这个缘故，所以他对管理经理相当客气，他推测经理也隶属于云氏集团。

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没有转过身来，他盯着那堆碎玻璃，在高想着能令它碎裂的原因。

经理的声音继续在他的背后响起：“这幅玻璃，可以承受两千五百公斤的撞击力，罗开先生，要令它碎裂成现在这样子，需要的力量，足以破坏任何物体！”

罗开听到这里，才转过身来，他看到经理正用一种十分殷勤的目光，望定了自己。

罗开道：“可是，除了玻璃之外，其它的一切，都毫无损坏！”

经理一扬眉：“奇怪这至--这件事，必然会展开调查，罗开先生是不是肯协助？”

罗开连十分之一秒都没有考虑：“不！我有太多事，不能给你任何帮助！”

经理现出明显的失望之色，罗开并不再看他，就大踏步向外走去。

罗开并不是觉得奇怪，可是就算他想知道，究竟何以会发生那样的事，他也决不会协助大厦经理调查！大厦经理在一听一棋赛主持人叫出罗开的名字之际，知道了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亚洲之鹰，可是他却不知道，高傲的鹰是独来独往的！

而且，这时候，罗开确实想快一点离开，因为凭直觉，他十分有理由相信，那细巧的韩国女郎，会偏差快地和他接触！

他从那女郎的眼神之中，得到这样的感觉。

他离开了大厦--在他登上车子这前，他把棋盒打开来看了一看，盒中的水晶棋子，果然一枚不剩，那女郎下手十分彻底。

上了车之后，罗开驾车回酒店--虽然在很多地方，罗开都布置了舒适的住所，但由于棋赛是相当分开的活动，所以罗开住在酒店的豪华套房之中。

罗开在这豪华酒店中暂住，并不是什么秘密，甚至传播媒介也曾报道过--这各情形，在罗开的冒险生涯中，极其罕见，他一直是甚至连真面目也尽可能不被人知道的。

可是，他毕竟不能蒙起脸来以“神秘棋手”的姿态去出赛，也就只好公开一下自己的身分了。好在艺高人胆大，他也不怕自己真面目暴露。

也由于这一点，所以他相信，那“卿本佳人，奈何作贼”的韩国女郎，要找到他，并不是什么难事。

果然，他才走进酒店大堂，一个职员就向他迎了上来：“先生，有你的急件！”

罗开一点也不觉得意外，走向柜台，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

信上写的十分娟秀的汉字：已在房中相候。

在房中相候，并没有说明是哪一间房间，那自然就是罗开所信的房间了。

也就是说，那韩国女郎擅自进入了他的房间！这虽然不致于罗开感到生气，但是也足以令他皱了皱眉。

而且，那女郎没有署名。

这种情形，说明了两件事：一、这个女郎的身分神秘，而且有一定的冒险生涯技能。

二、这个女郎在房中相候，可能另有目的！

罗开在走出电梯之后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走到房门口时，又停了一停，才轻轻敲了下门，门立时打开，开门的就是那韩国女郎，她仍然穿着离支的衣服，可是不同的是，她的双颊泛着红晕，看起来尽增娇美，她开了门之后，后退了两步，向罗开行着十分恭敬的礼，然后，俯伏在地上。

这一下行动，大大出乎罗开的意料之外，他关好了门，背靠门而立，并不去挽扶她，看她还有什么怪花样施展出来。

那女郎人俯伏在地，可是却昂起了头，望着罗开--在这种情形下，她的体态，十分撩人，她用十分诚恳而动听的声音道：“太感激你能原谅我，太感激了！”

罗开略笑了一笑：“我有说过我原谅你吗？”

那女郎一听，垂下了眼睑，幽幽地道：“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，你没有令我当场出丑，我已经感激不尺了，请你惩罚我！”

好说完之后，就垂下了头，虽然在宽大的袍子之下，可是她蜷曲着，伏在地上的身子，看起来还是十分诱人。罗开缓缓吸了一口气，走过去，俯身去扶她，那女郎的身子，轻的像一张纸，一下子就被罗开扶了起来--她当然不是真的身轻如纸，而是她立刻就知道了罗开的意思，顺着罗开的意思行动，自然会产生那样的效果！

站起身来之后，她水灵灵的眼睛，望向罗开，双颊上的红晕更甚，她不由自主，扬手用手背，在自己的脸颊上，轻轻贴了一下，娇羞无限。

罗开也看得有点心醉，也伸手在她的颊上，抚了一下，发现滚烫的惊人，那女郎垂下了头，声音细得几乎听不见：“我.....感到自己像是一个自动投向男人怀中的小荡妇！”罗开不是什么不沾女色的伪君子，眼前这个女郎，那么细巧迷人，他自然也动心。可是罗开曾宽恕过她的偷窃行为，如果

再和她亲热，就像是借此要胁，来占她的便宜，这种事，罗开是不做的。这是罗开对待女人的原则。

正由于罗开有这样对付女人的原则，所以这女郎的那句话，就说得十分合时。

她在讲了句话之后，双颊更红：“我……像是私奔的不淑女！”

她在这样说的时侯，举起双手来，遮住了自己的脸。她的双手，白腻几乎透明，血脉隐隐可见，可是却有一种异样的丰腴和柔软。

罗开握住了她的手，轻轻拉开了些，女郎并没有挣扎，身子反倒向罗开靠了靠。

罗开在她的额上，亲了一下：“你不想介绍一下你自己吗？”

那女郎像是感到十分意外，她望着罗开，呼吸有些急促，反问：“你……不先要我？”

她在这样说了之后，立即觉得自己说得不是很适合，所以她立即乖觉地改口：“你看我的心跳得多厉害！”

她握住了罗开强而有力的大手，按到了自己的胸前。的确，罗开的掌心，立时可以感到她的心在跳，跳得十分剧烈，当然，罗开同时，也感到了她挺耸的，富于弹性的乳房给与男性的角觉的快感。

罗开十分温柔地把手掌放在她的乳房上，没有进一步动作。那女郎一双妙目望向罗开，先是十分疑惑，接着又有失望的神色，垂下头去，长发披向一边，露出白似雪的一段后颈来。

皮肤白皙的女人，有三处地方，格外诱人，后颈便是其中之一，罗开也不禁看得怦然心动，他伸手在她的后颈上轻抚着，女郎深深吸着气。

罗开缓缓地道：“我不想我的行为有要胁的成分，也不要你的行为有赎罪的成份！”

那女郎立时发出了“啊”地一下娇呼声，抬起了头来，感激的神情代替了一切，并用力点了点头，表示她明白了罗开的心意。

罗开后退了两步，作了一个“请开始介绍你自己”的手势，那女郎敛衽行礼：“我叫金艾花，是金取派的第三十七代传人。”

罗开陡然呆了一呆，想不到女郎的自我介绍，竟然会如此直接和简单明了！

金艾花，那不算是个十分特别的韩国名字，韩国人的姓氏之中，金本就是大姓，令罗开怔呆的是，她介绍自己的身份！

若不是罗开见多识广，他真是无法知道“金取派”是什么意思，说不定会误会成武术的一派，虽然，和武术多少也有一点关系，但毕竟大不相同！

“金取派”是一个窃贼、扒手、小偷的组织！

总之，不告而取，用智力、技巧，而不涉及暴力的窃盗行为，都列入金取派的行动范围之内，金取派可以说是东北亚最具规模的盗窃组织，不但势力遍及韩国全国，连日本也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，甚至有传闻说，再往北去，库页岛上，也是它的势力！

金取派不是现代化的组织，历史十分悠久，追溯起来，至少有上千年了。

据称，金取派的始祖，来自中国的江淮平原。淮河流域的人很穷，小偷、扒手也就特别多，流传开去，到了山东河北，再向关外一闯，或是渡海，中国的窃盗技术也就翻山越岭，漂洋过海，到了韩国、日本、琉球，甚至南

洋，菲律宾！

听起来，对中国这个古国，似乎不是很有敬意，但树大有枯枝，五千年的历史之中，自然也包括了窃盗技巧在内的。

这金取派创派至今，罗开本来也无法知道有多少年了，刚才听金艾花说，她是第三十七代传人，那么足可证明有上千年历史了！

据罗开所知，金取派收取门人的资格十分严，决不是见人就收，而且，一切都按古法训练，也一切都按古法来执行规矩，相当严格。

金取派究竟有多少人，传说纷云，但是单在韩国，只怕就超过三万人，真想不到，这样一个具历史，有规模的盗窃集团的主脑，会是这样一个细巧妩媚，动人的年青女郎！

所以一时这间，罗开的神情变化，丰富得可以！

金艾花的眼睛眨动了几下，罗开怔道：“我知道金取---那一副棋子，竟要劳动金取帮的帮主，亲自出手，真叫人难以相信！”

金艾花娇笑：“你只不相信我是金取帮的第古十七代传人！”

罗开扬了扬眉，表示正有此意，金艾花的脸上，忽然红了一红，突然转过身来，背对着罗开，俯下身，翘起了臀部，同时，掀起了袍子！

这一下动作，当真是突兀之极，一下子，把她雪白浑圆的丰臀，呈现在罗开眼前。

虽然，她有褰裤，可是那是少得不可再少的那一种，令得她的丰臀，看来比全裸更要诱人！

而当罗开看到了她圆而丰满的令人窒息的臀部时，也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了--她并不是在展示她的美臀，而是在展示她的身份！

接下来，罗开，亚洲之鹰所看到的景象，尽管他见多识广，也不得不承认叹为观止，是他以前从来未曾见过，以后也没有什么机会在别人身上看到的奇观！

首先，他看到的是，在雪白得眩目的丰臀之上，两个标准的半圆上，第一边都有着奇特之极的纹身--竟然是金色的纹身。

纹身的线条相当细，两边的图案，都是一样的，并不是太复杂，一看就可以看出每边都是一双手，可是每一双手却都有着许多双手指--像是叠影的相片一样，手指的形状不一，或伸或屈，一时之间，也数不清究竟有多少双。

而就在这时，金艾花开始曼吟起来，声音十分细柔，动听之至。吟的是一种什么曲调，罗开并不是十分熟悉，可是入耳却经人极舒适的感觉。

随着曼吟声，她的腰肢摆动，带动着她的丰臀，作起转动来。

乳波臀浪，本来就极其诱人，但是罗开这时看到的，才是真正的奇观--金艾花竟然在转动臀部时，有能力控制她屁股上的肌肉，作有节奏的收放！

于是，她的圆屁股，除了转动的大动作之外，还有颤动的小动作，两者一配合，在屁股上所刺的那两双金色的手，就像是活了一样，开始动作起来！

开始，随着缓慢的曼吟声，那两双“手”的动作，还不是太快，只是看到扭动。而她的曼吟声越来越快，手的动作，也越来越快，竟然是根据动画的原理--人眼睛保留十五分之一形象的能力而形成的动画，在金艾花的丰臀之上，有一双灵活变幻的、作出各种动作来的金色的手！

罗开早就听说过，金取帮的帮主，有特别的标志，有异于别的帮派的

什么掌门令牌之头，可是他再也想不到会奇特如此地步！

在一开始，罗开自然看得目为之眩，可是不多久，急速转动，扭摆的丰臀，所引发的，已是无比的冲动。

罗开踏前一步，双手享受着圆滑丰腻，金艾花吟声更高、更急、突然，她双手一翻，把宽大的袍子，从头上整个翻了过去。

她的上身赤裸了，她的身子并没有停止扭动，那是种奇特的节奏，在扭动之际，她挺耸的双乳，颤动得快速无比。

罗开的喉间，开始发出了混浊不清的声音，金艾花扭动着，离开他较一些，变换着舞动的姿势，忽而上身后仰，忽而在地上挺身，她缓慢但是十分坚决地把身上最后的遮蔽除去，把自己完全呈现在罗开的面前。

虽然她的舞蹈动作看来都十分难以达成，可是她做起来却自然之极，每一个动作，都充满了美感，刺激着观看者的每一根神经，再加上她一直曼声娇吟，那更把人的情欲提升到爆炸的程度。

罗开真正感到了爆炸，他在金艾花忽然一个旋转，转到了他身前之时，一伸手，已搂住了她的细腰，金艾花立时身子向后仰去，罗开的另一只手，已托住她的后腹，把她的娇躯，托得离开了地面，那使得金艾花的双腿，可以盘住了罗开的腹部。

接下来的时间之中，金艾花利用她身体的柔软度，所能摆出来的姿态之多，简直匪夷所思到极点，而每一个她所造成的姿态，又都能带来不同程度的欢愉和刺激，有的时候，甚至令得罗开手忙脚乱，像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！

然而，到了最后，金艾花就和任何原始怀情欲发作到了极至的女性，没有什么分别，她顾不得再以自己的特种技巧取悦对方，而是自己也沉进了无底无边的欢乐之中！

然后，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沉静，静得古怪--他们不但互相可以听到对方的心跳声，而且还可以听到汗液自毛孔中挤出来的声音。呼吸声，是这之后才发出来的，是久屏呼吸之后急速的喘气。

金艾花的手臂绕着罗开的身子，罗开的肤色健康，金艾花的肤色白皙，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对比，他们的身子，也是一样--白皙的女性十分动人，可是欧洲人的白皙，和亚洲人的白皙，双不大相同。亚洲北部的肤色细腻白皙，简直可以叫人窒息！

好一会，金艾花才止住了喘息，发出了一下呻吟声，把脸颊紧巾罗开结实的胸膛上，罗开也止住了喘息，轻搂着金艾花。

金艾花缓慢地道：“你不但救了我，而且还经了我一个新的生命！”

罗开一个转身，把金艾花整个人，用双手托了起来，金艾花立时摆出一个十分动人的姿势来。

罗开放金艾花下来，让金艾花身子，软软地伏在他的身上，亲着她的鼻尖，问：“你曾学过杂技？”

金艾花点头：“我是国家一级马戏团的杂技主要演员。三岁开始接受软身骨训练，十二岁得过国际马戏技汇演金质奖章！”

罗开现出讶异的神情--自然是在问她：何以一个出色的杂技演员，会成了金取帮的帮主？

金艾花略昂起上身，可是她的双乳，仍然紧贴着罗开的胸口：“人的命运不由自己安排，三岁那年，父母把我送进杂技班，谁知道班主竟是金取帮

第三十六代传人，一下子就看上了我，所以，从三岁起，我就同时接受各种盗窃本领的训练！”

罗开忽然想起来：“是你为了引开所有人的注意力，所以才弄碎了块大玻璃的？”

金艾花愕然：“当然不是，只是我善于利用环境，替自己制造方便而已！”

想想当时情形混乱，罗开不禁不为佩服。能够在那样的情形下，当机立断，展开行动，自然非有过人的镇定功夫不可！

罗开望了她一会，才道：“我完全原谅你，你不必再认为自己是犯了罪，而有内疚。”

金艾花听得罗开那样说，先是呆了一呆，像是不明白罗开在说些什么，但随即，她现出十分俏皮的趣的神情，接着，又把脸埋在罗开的腋下，发出了一阵咯咯的娇笑声，笑得娇柔的身子，在不住地颤动。

罗开受了她开心的笑声的感染，也笑了起来：“我可是说错了什么？”

金艾花抬起头，一双明亮清澄的眼睛，望定了罗开：“我是金取帮的帮主，认为盗窃是一种艺术，不会有任何犯罪感，更不会内疚的！”

罗开“啊”地一声：“我倒忘了！是不是只在失手的时候，才会内疚？”

这句话一出口，金艾花的反应又大大出乎罗开的意料之外，只见金艾花陡然之间，花容失色，像是听了世上最可怕的事一样，她甚至紧紧搂住了罗开，分明是想藉此减轻心头的恐惧！

罗开更是奇怪，等待着她的解释。过了好一会，金艾花才吁了一口气：“请别再提起……这两个字。金取帮的人，出道之后，是绝不能……失手的。一次都不能，有了一次失手，是真正的失手--”

金艾花说到这里，停了一停，神情更是骇然。罗开吃了一惊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金艾花扬起了左手，在右手的腕上，砍了一下，然后，又立时紧紧抱住了罗开，身子竟然禁不住在发抖！

罗开自然一下子就懂她的意思，可是却无法接受，他捉住了金艾花的手：“你在胡产，若是一次失手，就要把手砍下来，金取帮还能有什么帮众？扒窃哪有不失手的？几万人都成了单手人了！”

金艾花把双眼睁得极大，望着罗开，罗开笑：“好，我又说错了什么”

金艾花的神情，仍然十分诧异：“谁说金取帮有那么多帮众？”

金艾花无可奈何地笑了一下：“寻是经过极度夸大的传说，由于金取帮太出名了，所以和窃盗行为沾了一点边的人，都自称是金取帮的帮众。实际上，金取帮的帮规极严，从小接受训练的，在成年之后，也大多数退出，真正的帮众，自然极少！”

罗开好奇心大作：“究竟有多少？”

金艾花吸了一口气，并没有立刻回答，罗开则想说如果不方便回答，可以不说时候，金艾花已然有了答案：“在世界各地活动的金取帮帮众，一共有三十七个--连我这个帮主在内！”

这个答案，使罗开大感意外，捧住了金艾花的俏脸，现出疑惑的神情。

金艾花一面吻着罗开的手掌，一面道：“这三十七人，自然都是窃盗方面的一流高手，在其他的窃盗者的心目中，有着极崇高的地位，虽然他们的真正身份，只不过一个金取帮的普通帮众，但是同时，却可以是几个盗窃组

织的首脑，这就是金取帮众何以在江湖传说中，听来声势十分浩大的原故！”

罗开听了金艾花的剖析，不禁暗暗咋舌。金艾花还说：“听来声势浩大”，可是实际上，三十七个金取帮的帮众，在世界各地，个人都控制了几个盗窃组织，金取帮又控制着他们，那么，金取帮毫无疑问，是世界上最具势力的盗窃组织！

而在他怀中，鱼龙曼衍、千变万化、百依百顺、宛转承欢的小美人，竟然就是这个世界最大盗窃组织的帮主，这真有点不可思议！

金艾花仍然像一头猫一样，缩在罗开的怀中，罗开的大手，在她柔滑之极的肌肤上抚摸着，也就像在抚摸一只驯服的波斯猫一样。

金艾花的声音更动听：“所以，你明白我心中对你是多么感激！”

罗开笑了一下：“我也该感激你，你经了我前所未有的经历！”

金艾花的手指，指在罗开的鼻尖上，缓缓摇着头，像是在嗔怪罗开的言不由衷。可是罗开却是衷心的，罗开又一产次道：“真的，你以为世上如此高超的软骨功的女性有多少？更不是每个都那么动人，也更不是每一个都那么真心诚意和我结合，所以，我的话是真的！”

金艾花听罗开的话而感动，抱得罗开更紧，深深地吸着气，然后，两个人都静了一会，金艾花才又道：“你最后对手，是我师父的儿子！”

罗开“唔”地一声：“那个马戏班的班主！”

金艾花点了点头，罗开知道她快说到正题了，正题是她为什么要窃取那棋子。

在这时，罗开又作了几个假设，但是都不能成立了，他双手在柔滑的肌肤上移动，决定不再动脑筋，多享受金艾花的娇躯所给他的愉快。

金艾花却又静了一会，才道：“我在偷走棋子的同时，放进了重量相同的石粒进棋盒！你一定已经发现了？”

罗开摇了摇头：“没有，我肯定你已取走了棋子，就没有再打开盒子看过！”

金艾花一直把脸贴着罗开的胸膛说话，这时，抬头对罗开看了一眼：“当时，你留意到我的行动，已经十分难得，你不可能看到我的偷取棋子的实际过程的！”

罗开道：“确然如此，可是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也知道一定成功！”

金艾花轻轻嗯了一声，罗开又补充：“我甚至认为那块大玻璃的突然破裂是你造成的，目的是制造混乱，趁机下手！”

金艾花吐了吐小舌头，神态十分诱人：“我那有那么大的本事，那要什么样的破坏力量，完全出我的能力范围之外！”

罗开又不禁想了一想，要令得那块大玻璃破裂，是需要一股巨大的破坏力量，这股破坏力量，自何而来的呢？

当然，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之下，他不会深一层想下去，他先要知道金艾花为什么要下手偷这副棋子。

金艾花又吸了一口气：“事情该从我这个师弟开始讲。”

罗开知道，她“这个师弟”，就是和他决赛的对手，那个韩国棋手--罗开早就料到他们之间有关系。罗开不禁有点看不起那韩国棋手：“他自知不能赢我，又想得到奖品，所以托你下手？”

金艾花并不理会罗开的问题，只是自答自说着--罗开立即知道她不直接回答的原因，是因为事情颇为复杂，决不是简单的“是”或“不是”所能

回答得了的。

金艾花道：“他来找我，求我替他去偷那副棋子，并且告诉我棋子是白水晶和紫水晶制造的，事前也带我到会场看了棋子和环境。”

罗开不出声，只是伸手在她的细腰上有节奏地轻拍着，那会令被拍着十分舒服，所以金艾花在叙述中，有时会忍不住发出一两下“唔唔”的声来。

金艾花忽然伸直了双腿一下：“这对我来说，是轻而易举的事，我自然答应了他。

可是我也问过他，为什么不把棋子赢到手！”

罗开自鼻孔发出了一下声响，表示他已知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。

可是金艾花的回答，和罗开所料的，有不同。

金艾花道：“他的回答是，一来，他在棋赛中赢不了你。二来，你不是一个普通人，他隐约知道你是一个十分厉害的江湖人物。三来，他知道，捐奖品出来的神秘人物，有意要使这副棋子落在你的手里。”

罗开本来直半闭着眼睛，听到这里，他才陡然睁开眼来，因为在看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冠军奖品之后，他也会有过这个感觉！而如今金艾花又这样说，可知其间必有蹊跷在！

金艾花也陡然吸了一口气：“我师弟多少知道这副棋子的来历，他自小就酷爱下棋，喜欢听有关棋子的一切故事和传说，由于他棋力不差，也识得很多棋士和棋术爱好者，他在一位老者的口中，听说过有关这副棋子的事！”

罗开略侧头，同时，半坐起来，金艾花自然而然随着调整她的姿态，由于她的胴体是如此柔软，因此不论什么样的情形下，她都可以紧偎着罗开。

罗开问：“这副水晶棋子有着秘密？”

金艾花没有立即回答，神情深思。

罗开又道：“还是这副棋子本身，已经有着十分高的价值？”

金艾花道：“本身的价值自然高，但是传说中的价值更高……是一个棋手梦寐以求的一种境界！”

罗开本身是棋手，自然明白：“可以通过它，得到天下无双的棋艺？”

金艾花侧头想了片刻--她在摆出这个姿势的时候，神态相当动人，然后，她叹了一口气：“我……我不是很相信，可是他坚持说，谁要是拥有这副棋子，谁就拥有至高无上的力量！”

罗开笑了起来，他和金艾花一样，自然也不相信。所以他的语调之中，很有嘲讽的意味：“是至高无上的力量，不单棋艺？”

金艾花有惘然的神色：“我也不是很清楚。”

罗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把她柔软娇笑的身体，拥在怀中，伸手在她滑腴的背部上抚摸着：“我可以把原装的棋盒，和那白玉棋盘，都还给你，由你转送给他！”

金艾花现出十分惊讶的神情，睁大了眼，紧接着，又高兴莫名，那是真正“喜出望外”的神情，她的身子，甚至因为兴奋，而在微微发颤，她甚至兴奋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连连点头。

过了好一会，她才吁出了一口气来：“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！”

罗开也想不到金艾花竟然会喜欢成这样子，他笑着：“你给了我那么大的快乐--”

金艾花娇羞无限，把身子缩成了一团，先在罗开的唇上吻了一下，然

后才道：“应该说，你给了我……双重，三重的快乐！”

他们两人都沉浸在快乐之中，他们都可以在双方渐渐升高的体温之中感觉到这一点，而就在这时候，电话铃声却不识趣地响了起来。

金艾花立时向罗开作了一个鬼脸，低声问：“是哪一位美女找你？”

罗开无法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他也根本无法知道是谁打来的电话，他叹了一口气：“忘了告诉接线生，不接听任何电话！”

金艾花悄声坐着，已把电话拿起来，交给了罗开。电话一被拿起来，有一件事可以肯定！打电话来的人，一定二分性急，因为已经传出了七、八下叫唤“鹰”的声音。

罗开接过电话，“嗯”了一声，电话中是一个十分年轻的男声：“鹰，我是温宝裕，记得我吗？我们曾一起在台北，解开了天神之盒上的死结！”

罗开自然记得那个可爱的年轻人，他对温宝裕的印象十分好，本来不是很愿意听电话的情绪也一扫而空，他坐直了身子。在他身边的金艾花立即知道，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电话，所以她只是静静地环抱着罗开，销售量小猫一样，偎依在他的身边。

罗开笑着回答：“当然记得--你在什么地方？怎知我在这里？”

温宝裕道：“我在我的地方，知道你在这里的情形很怪……你有时间细听？”

罗开“呵呵”大笑：“我可以选择不听吗？”

温宝裕也笑：“真是，和鹰说话，应该摒弃一切世俗的虚伪--你没有选择，就算你的身边有一个美女在，也必须听！”

罗开笑得更大声：“我身边确有一个美女在，也必须听！”

温宝裕连声道：“痛快！痛快！”

### 三、云家有事相求

他自然是在表示，和罗开这样的人交道，是一种极愉快的的事。然后，他才道：“有一个人，本来是找卫斯理求助的，可是卫斯理不在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！”

罗开“嗯”地一声：“卫斯理行踪飘忽，尽人皆知。”

温宝裕道：“卫斯理不在的时候，他授权我接听他的电话，所以我接听了电话，那个人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，和女侠木兰花有很深的关系，他姓云--”罗开一听到这里，就“啊”地一声：“是云家兄弟中的啊一位？”

云氏兄弟五人，都是传奇人物，近年来，很少涉及冒险生活，在精密工业上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，云氏集团的工厂，遍布世界各地，从事许多工业产品的生产，卓越之至，许多国家的探索事业，若是离开了云氏集团的产品，根本无法进行。

罗开对云氏兄弟的大名，自然闻名久矣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反应。

温宝裕十分洋洋自得：“是不是？若是普通人，我也不敢惊动阁下！”

罗开有点不明白：“云氏兄弟之一找卫斯理，又与我有什么关系”温宝裕“哈哈”大笑：“有关系之极--他有事想请你帮助，可是又怕你拒绝，所以想卫斯理打一个电话经你，卫斯理既然不在，这个电话，自然只好由我来

打了，希望没有太打扰你！”

罗开直斥：“又来虚伪了真怪，这位云先生其实可以自己直接打电话给我！”

温宝裕道：“是啊，我也这样问他，他说，他的一个手下，曾向你提出过求助，可是给你一口拒绝了！”

罗开第一个反应，是想说：“哪有这样的事”，可是陡然之间，他想起来了--那副大玻璃碎裂之后，那大厦的管理经理，曾邀他一起调查原因，被他一口拒绝了！

那块大玻璃，是云氏工业集团的产品！

真想不到，事情会从各方面联结起来发生！

温宝裕道：“云四风先生说，他想见你，你的电话号码，也是他经我的，他说你参加了一个围棋赛，得到了冠军？”温宝裕显然不是很相信罗开会有这样的行动，所以语气相当迟疑。罗开叫了起来：“别管这些了，云四风在哪里？”

温宝裕笑：“就在你酒店中，我和你说完了，就通知他来见你！”

罗开忙道：“告诉我他的房号！我去见他！”

温宝裕想了一想：“还是让他来见你吧，毕竟是他有事求你！”

罗开没有再坚持，温宝裕提出了要求：“我这个中间人，是不是可以知道你们将会商议的是什么怪事？”罗开笑了起来：“当然可以！”

他放下了电话，推了金艾花一下：“大约五分钟之内，会有一个人来找我，你是留着，还是离开？”金艾花低头一会：“离开！”

罗开吸了一口气，一跃而起，迅速地穿好衣服，金艾花也默默地穿上衣服，罗开把两只盛放棋子的玉盒，和那只玉棋盘，给了金艾花，金艾花接过后，向罗开深深行礼，然后转身走向门口。

罗开过去替她开门，门才一打开，门外就有一个人，正准备敲门--自然那是云四风，来得好快，令罗开大约有半秒钟的尴尬，但是随即坦然：“云先生？你来得好快，对不起，我先送走我的朋友再说！”云四风笑得十分亲切：“温宝裕说，鹰说他的身边有一个美女，不知道是真是假！现在我可以告诉他，千真万确，一点不假！”

在罗开和云四风爽朗的笑声之中，金艾花俏脸通红，低着头，急步走了开去。她走出了几步之后，转过头来，像是想对罗开再说些什么，可是罗开早和云四风热烈地握着手，两个闻名已久，素未谋面的出色男人，都在打量着对方，而且在第一时间之中，已经肯定双方之间，毫无疑问，可以建立十分真挚的友谊！

云四风的身形，相当削瘦，这位在尖端工业上举足轻重的人物，脸型相当古典，看起来，不像现代工业家，倒像是古代的书生。

他的衣着十分简单，但是看得出是最好的料子，他的握手十分有力，但当然不能和罗开相比，所以他们的手一分开，云四风就道：“你的手真有力！”

罗开不免有点自负，他的手劲之强，十分罕有--一般测试手劲的仪器，他都可以毫无困难地达到最高数字，他的手劲究竟到了什么程度，竟然一直无法有正确的数字！

罗开十指伸直，又屈起来：“云先生，你来，是为了那幅突然碎裂的大玻璃？”

云四风一面点头，一面走进来，罗开在他坐下之前，已经递了一杯酒在他的手中。

云四风一手接过酒杯来，一手已把一封信，递给了罗开：“请你先看看这封信，这是一封勒索信！”

罗开怔了一怔，他知道云氏兄弟虽然已不再在冒险生涯中活跃，可是他们仍然有非凡的应变能力，何况“东方三侠”木兰花、穆秀珍和高翔，和云氏兄弟的关系，何等密切，有什么人竟敢向他们勒索的话，那简直是老虎头上拍苍蝇了！

罗开取过了信封来，是上好的米色洋纸信封，信封上用古典化的英文字体写着“云氏兄弟收启”，对口处，甚至是作火漆来对的，上面还像是有一个微号，可是由于已拆开过，所以损毁了看不清楚。

云四风注意到了罗开在看炎漆的封口，他解释了一句：“那是一朵花的图案，信末的具名，就是这朵花！”

罗开抽出了同样的纸质的信纸来，用同样的花体字写成。罗开忍不信骂了一句：“他妈的，勒索信写得那么精致来干什么？”云四风呵呵笑着：“说不定还是用鹅毛笔写的！”

勒索信并不是太长，一下子就看完了。看完了之后，罗开皱着眉不出声，云四风望着他：“你的意见怎么样？是不是有联系”云四风的问题，听来有点突兀，自然，如果明白了那封勒索信的内容：“云氏兄弟共鉴：我们掌握了一种人类至今未知的力量--只在理论上知道它的存在，从未在实际上出现过。这种力量，可以随时随地，对任何结构、任何物体，起破坏作用。告知阁下这一点事实之目的，是为了勒索。阁下掌握庞大的产业，在无形力量的破坏之下，很容易荡然无存。这种情形，自然糟糕之至。为了避免有这种大家都不愿出现的局面发生，阁下可以把十亿美元拨入一个秘密银行账户，我们则保证不会有和阁下的任何产业遭到此等无形力量的破坏。若是自发信起三十日，还未曾见到阁下的行动，就会有异乎寻常的破坏，出现在阁下所属的产业之中，这会是十分不幸的开始。”

罗开先是看发信的日期，到今天，恰好是三十天。

然后，他再去看那个最后，替代了署名的图章--用夺目的金色绘出，看得出是一朵花的图案，一般来说，日本人最喜欢把各种各样的花，化为圆形的图案，用来作微号，被用的最多的是菊花、三叶草等等。

看了勒索信的内容，云四风的那个问题，自然也很容易明白了，他是在问罗开，那幅大玻璃的碎裂，是不是就是那封勒索信中所说的，不幸的开始？罗开没有立即回答，因为这时，他心中有一个疑惑在徘徊。

云四风又道：“那幅大玻璃是工业的尖端产品，坚固之极，它的真正用途，是准备在永久性的太空实验站的观察舱中的，可以使太空人直接观察到太空中的情形。它的坚固程度，甚至可以经得起流星雨的袭击！”

云四风在这样说的时侯，神情十分严肃--自然有他的理由，设计来作这样重要用途的物件，遭到了破坏，牵涉到的人力物力损失，十分巨大！云四风又补充了一句：“这样的太空实验室，已经不单是一个构想，而且正在付诸实行，自然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是极度的机密！”

罗开用心地听着，仍未有发表他的意见。

云四风继续道：“玻璃碎裂的时候，你在场目睹全部过程。我想，别人的观察力和形容能有问题，所以，想听听你描述！”

这一次，罗开立时有了反应：“好！”

他喝一口酒，就把目击的情形，详详细细，说了出来。在他说的时侯，云四风取出了一具十分轻巧纤薄的电脑来，不信地按动着，记录和计算。

罗开说完了以过之后，提出了他的看法：‘全部过程，都在极短的时间内，同时发生，是一下子完成了，而且力量可能来自里外两面，因为所有的玻璃都没有四下飞溅，而且碎了之后塌下来的，像是一堆沙粒的组合，这是十分彻底的破坏！’

云四风抿着嘴，神情更加凝重，他望着微型电脑，声音十分苦涩：“比我第一时间估计的要厉害的多，造成这种破坏的力量，可以轻而易举，使一幢大厦，或是一座巨型的水坝，在十秒钟之内，化为废墟，这就是信上所说的无形力量？”罗开在这个时候，把他心中的疑惑，说了出来。他先道：“不能绝对肯定，但是我有疑惑，掌握了这无形力量的人，要以向世界勒索，何以单是向云氏集团发信呢？”

云四风的神情十分难看，他叹了一口气：“不单是云氏集团。这封信，寄在瑞典的总部，收到了之后，很快就转到我的手上。”

罗开笑了一下：“你当然不会放在心上！”

云四风道：“只是在六天之后的例行会议上，提了一下，大家都主张不加理睬--事实上，谁也不会收到了这样的一封信之后，就把十亿美元放进那个秘密户口去！”

罗开笑着：“当然，要不，全世界的人，都改行去做勒索者了！”

云四风又道：“在十二天之前，我们接到了联邦调查局和国际警方，还有几个财团的查询，问我们是不是曾收到过这样的勒索信，我们回答是‘无可奉告’。”

罗开扬了扬眉，云四风立时道：“我们要求先知道有哪些单位接到过勒索信，有关方面不肯说，所以我们也不说。据估计，收到的单位很多，可能还包括了美国的国防部和太空总署，要不然美国联邦调查局，不会插手这件事！”

罗开“嗯”了一声：“当然，收到这样的勒索信之后，谁也不会采取行动，可是等到发信者一展示了破坏力量，就非要郑重考虑不可了！”

云四风点头：“我现在就面临郑重考虑的关头了！”

罗开眉心打结：“有没有别的地方，有类似的事件发生的报告？”云四风道：“至今为止，还没有。事实上，像这幅大玻璃的碎裂，只有我们自己，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在别人看来，只不过碎了一块玻璃而已，普通的热胀冷缩，也可以令得玻璃破裂的，算不了什么大事，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。罗开问：“意思是，就算有别的单位，同样遭受了破坏，也不会有人知道！”

云四风道：“至少，不会引起人特别注意。”

罗开挥了挥手：“对付勒索者，通常只有两种办法，一种，是答应他的要求---”罗开才讲到这里，云四风已大摇其头。罗开继续道：“另一种，是把勒索者揪出来，制止他的勒索行为。”

云四风一扬头：“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知道你会在现场就想找到你帮助的原因。”

罗开望着他：“其实你大可直接来找我，不必迂回曲折，去找卫斯理！”

云四风笑：“太冒昧总不是好事，我们该怎么开始才对？”

罗开站了起来：“首先，你要和联邦调查忆，国际警方--就是日前向你

们查询的机关联络，向他们吐露实情，只有这样，才能知道还有多少单位受到恫吓，和他们是不是也受到了破坏。”

云四风吸了一口气：“是，这很容易，集团已专门成立了一个应变小组，可以立刻进行，然后呢？”

罗开摊了摊手：“然后，就是等。勒索者的目的是金钱，必然会再和你联络，他们无法一直躲在阴暗之中，总有要露面的时候，就等他露面！”

云四风点了点头：“能够一直得到你的帮助？”罗开其实并不是很愿意被一件事，霸留在一处地方，他喜欢海阔天空，到处乱闯。可是云四风却也是十分需要帮助，而且，看来，真是有不可思议的“神秘力量”存在，这种神秘的力量，且具有十分可怕的破坏力，罗开也想控究竟。所以他几乎没有考虑就点头答应：“我们随时联络！”

云四风见罗开的目的已达，他十分高兴，两人又就“无形力量”作了一些推测，结论是这种力量用在破坏上，十分可怕。在大玻璃碎裂之前，除了有过一阵短暂的异样声响之外，几乎一点迹象也没有，那力量是由何而来的呢？

两人说得投机，忽然话题又转到了围棋赛上，云四风突然道：“听说冠军所得的奖品，是一副十分珍罕的水晶棋，由一个无名氏所送出？”

罗开点头：“是，是在我可以称得冠军时，由一位神秘人物送出来的，真奇怪，这个人的目的如果是要我得到那副棋子，何不直接送给我？而要通过这样的方式？”云四风想了一想：“或许，他怕直接送给你，会遭到价钱的拒绝！”

罗开苦笑了一下：“想不到我的形象，竟然是这样的冷酷和不近人情！”

他这样说着，望了云四风一眼，云四风笑了起来：“一般来说，鹰总是孤傲和难以接近的，连我也不免有这样的想法--那副棋子呢？我可以看一看？”

罗开双手一摊：“我转送别人了！你来的时候才离去的那个韩国女郎！”

云四风“啊”地一声，没有说什么，可是神情十分遗憾。罗开并没有告诉他金艾花偷棋子的事，这是地，他看到云四风的反应十分奇特，他忍不住问：“怎么？不能把棋子送人？”

云四风挥了一下手：“恰好在我小时候，听父亲说起过有关一副水晶棋子的故事。

说起来惭愧得很，先父在生的时候，干的是没本钱的买卖，妙手空空，江湖上人称旋风神偷。”

对于云氏兄弟的先人，罗开也略有所闻，这时云四风自己说了出来，自然证明他对人的坦诚。罗开笑了一下：“劫富济贫，这是侠义行为。”云四风笑了起来，很有点自嘲：“他倒是专向豪门权贵下手，一生之中，得到过的宝物极多，对我们说起，有时也给我们看，我还是很小的时候，听他说起这一副水晶棋子的故事！”

罗开在这是地，忽然想起，才离去的金艾花，是金取帮的帮主，金取帮正是亚洲最具历史的偷儿组织，不知道运河老先生，当年是不是也和金取帮发生过联系？

云四风正继续说：“听说，造这副棋子的水晶，是神仙从天上带来的，没有经过琢磨，一颗颗，全是天然的形状，竟然大小如一！”

罗开见过这副棋子，若说粒粒皆是天然后成，实在没有什么可能！所

以，摇了摇头。

云四风又道：“这副棋子，和近代的历史，居然也很有关系！”

罗开笑道：“怎么会发生关系的？”

云四风扬了扬眉：“棋子最早是在韩国出现，落在韩国的君主，大院君的手中，据说，有了这副棋子，可以洞悉仙机，有说不尽的好处！”

这种说法，和金艾花说的一样，而且地点又是韩国，所以更令罗开注意。他问：“那和近代的历史，又有什么关系？”云四风道：“韩国在清末年时，有一次内乱，那时，清王朝是韩国的保证国，曾派兵去平定韩国这一内乱，这是历史上的一件小事。”

罗开知道这一段历史，所以他点了点头：“这是清朝政府最后一次扬威异域，一个青年这官在这次事件中展示了非凡的才能，这个青年这官，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中十分重要的人物！”

云四风点头：“对了，就是因为他的韩国之行，不但使他得了一位韩国美女作他的妻，而且，韩国的新君主，还把这副棋子送给了他！”

他们在谈论的那个青年这官的名字是袁世凯，不但当过“中华民国大总统”而且，还当过“洪宪皇帝”。

一般都说中国的末代皇帝是爱新觉罗溥仪，其实，他只是清王朝的末代皇帝，中国的末代皇帝，是登位只有八十一天的袁世凯！

罗开笑道：“令尊曾从袁府中把这副棋子弄到手么？”

云四风笑：“如果是这样，我小时候就看到这副棋子，不必再看了。”

罗开不禁骇然：“以令尊旋风神偷之能，难道也不能手到拿来么？”云四风抿着嘴，并不立刻说话，他又站了起来，来回踱了几步，忽然笑了一下：“常言道文无第一、武无第二，其实，在任何行业之中，都是一样，谁都以为自己的本领最高超！”

罗开听得云四风忽然讲起似乎无关重要的事情来，他拿起了酒杯，有点心不在焉，喝了一口酒，想起金艾花雪白粉嫩的肌肤来，那口在嘴里的酒，就似乎格外香醇了。

云四风在继续说：“当时，在中国、日本、韩国都有著名的神偷，一次，大约是有十来个人，包括先父在内，在一起聚会，谈到了北京城中最珍贵的宝物是什么，韩国金取帮的帮主--”

#### 四、事件轰动全球

云四风说到这里，停了一停，向罗开望来，像是怕罗开不知道什么叫“金取帮”。

罗开听得在云四风口中，忽然说出“金取帮”来，他也觉得十分古怪，大大地喝了一口酒。

他问：“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，那时的金取帮帮主，不知道是什么人？”

云四风只是讶异：“你熟悉金取帮？”

罗开长长吁了一口气：“不瞒你说，刚才见到的那个美女，就是金取帮的现任帮主！”

云四风睁大了双眼--事情太巧，实在无法令人相信，可是罗开又绝没

有骗人的道理，所以一时之间，云四风不知道如何反应才好！

过了一会，云四风才道：“太巧了--那副棋子，你就送去了给她？”罗开点了头：“那有什么不对？”

云四风略有迷惘的神色，想了一会，才道：“我说不上来，可能和一些神秘的事有关，也有可能是传说，你有兴趣从头到尾地听？”

罗开笑道：“正好促膝夜谈！”

云四风吸了一口气：“那次北京聚会，参加的全是技艺超群的好手，大家讨论落在豪富巨贾手中的宝物，哪一件值得下手，韩国金取帮主，就是提出这副棋子，说是这副棋子，是神仙赐的，有巨大的造化玄机在，谁要是到了手，就可以悟彻仙机！”那时候，洪宪皇帝已早垮台，成了历史上的笑柄。而聚会的全是大行家，自然对各种珍贵的宝物，来龙去脉，都十分清楚。

“所以，当时就有人嘲笑金取帮的帮主，只怕贵国的传言有误罢？如果得了那副棋子，可以有那样的好处，袁皇帝也不会含恨新华宫，登基不到三个月，就非退位不可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这人的话，自然是无可反驳的，金取帮帮主当时脸上就很挂不住，说道：‘传说多少有点道理的，要不，我们把这副棋子弄到手来看看，或许我们能参司神仙棋子的秘奥，也说不定！’”

“这个提议一提出来，引起了参加聚会者的兴趣，七嘴八舌一番讨论下来，变成了场打赌，谁能取得这副棋子的，大家公议，公推他是神偷之王，，约定时间一年之后，再次聚会，由胜利者取出这副棋子来，接受大家的赞美。”

云四风说到这里，罗开已听得兴趣盎然，他想问：“结果是谁胜利？”可是他却没有问，因为他知道，至少，云四风的父亲，没有成功，问了怕他难堪。云四风停了片刻：“他们有了这样的协议，不到三个月已经江湖传动，人人都知道，袁府必然保不住这副棋子，问题是落在什么人手中而已……”

“果然，大半年之后，就传出了袁府失窃，什么也没有少，单单少了这一副水晶棋子的消息。大家都在猜，究竟是谁得了手。可是在未到一年的期限之前，谁也查不出--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若是一知道在谁的手中，谁就成了所有人的目标了！”

“这件事在江湖上相当轰动，所以一年之后，参加聚会的人比去年多了一倍有余。

那是一次大聚会，要确定谁是神偷之王。在聚会的场所，甚至有人从禁宫之中，‘借’来了真正的龙椅，以供胜利者坐在龙椅之上，接受所有人的欢呼。“可是，出乎意料之外，上一年与会的所有人之中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是胜利者，也就是说，一年过去了，在过去的一年之中，人人都奇谋百出，用尽了方法，可是却没有人得手！”

云四风说到这里，罗开作了一个手势，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我明白了！那副棋子，根本没有失窃，只是由于物主知道了这件事，知道若是什么宝物，成了天下神偷的共同目标，迟早会被偷走，所以故意放空气出来，说棋子已失窃了。”

云四风缓缓地道：“当时有人提出了这个说法，但是被否定了！”

罗开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扬眉。

云四风道：“确然是失窃了，参加会的人，大多神通广大，社会关系网十分广阔，有几个人，和袁府有来往，甚至内眷也有来往，所以可以肯定，确然棋子是不见了！”

罗开又扬了扬了眉：“难道得手的人，一直没有出现，放弃了神偷之王的名位？”

云四风吸了一口气：“当时，大家都这样想，以为一定会有人现身的，可是等了三天，也未见有人出现。于是，找出谁是胜利者，又成为一项新的挑战，可是，一直到了许多年之后，先父谢世，都未曾找出是谁盗走了这副棋子的，一直是一个谜……”

罗开发出了“啊”地一声响。云四风又道：“你明白了？就算根本没有大玻璃碎裂事件，单为了这副棋子，我已想见一见你！”

罗开眉心打结：“看来，谜也没有解开，将这副棋子捐出来的是什么人，仍然不知道，更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这副棋子经我！”

云四风望着罗开，略有责备的神色，显然是怪他不应该把这副棋子随便给人，可是罗开却一点也不后悔，他道：“金艾花是韩国人，对于这副神仙棋子的来历知道得很多，如果棋子中真有什么奥秘的话，由她去参悟，一定比我适合得多！”

云四风对罗开的话，并没有表示什么意见，只是问：“这女郎的名字是金艾花？”

罗开点头：“是，你……可是联想到了什么？”

云四风挥了挥手：“全然是无稽的联想--那对勒索信的署名，是一个金色的花朵图案！”

罗开笑了起来：“我不认为金艾花有这么不可思议的破坏力量！”

云四风喝干了杯中的酒：“真高兴认识你！”

他准备告辞了，罗开再度和他握手，送他直到酒店的大堂。罗开也尝到了云四风高效率的工作方法--他到了大堂，就有两个人迎了上来，云四风已向他们发出了一连串的命令，要他们和各方面联络，了解勒索信和信中所说的破坏。

在酒店门口，罗开和云四风分手，回到了酒店的房间中，经历了和金艾花的热烈疯狂，以及和云四风的倾心交谈，罗开在那一刹间，竟然有自己一个人，淡淡的冷清之感。

当然这种感觉一闪即逝，他伸了一个懒腰，舒服地躺了下来。

电话铃把他从清晨时分吵醒，他听到的是云四风的声音：“鹰，经过了解，结果相当骇人！”

罗开立时坐了起来：“例如---”云四风的声音，沉重之极：“几件轰动全球的大意外，事先，有关方面都曾收到过勒索信，而且，意外发生的时候，也是信中所说的期限的最后一天！”

罗开立即想到了几件大意外来，失声道：“那有关方面，采取的什么行动？”云四风答道：“你想想，好好的核电厂，在指定的日子发生意外之后，你会怎么做？”

罗开发出了一下低呼声，“核电厂意外”正是他想到的几件大意外之一！

云四风又道：“还有，安全设计已达到无懈可击的地步--我们的工业系统有份参与工作的一项升空行动，一切程序皆经过两套主电脑，三套副电脑确定的，也曾发生了意外，而且恰好又是在指定的日子！”

罗工闭上了眼睛，这项升空的意外，也是他想到的意外之一！

云四风的声音在继续：“至少已有五件意外，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发生

的，据知，至少已有三十亿美元，进了那个神秘的户口之中。”

罗开十分愤然：“不应该妥协！”

云四风道：“比较起破坏所造成的损失，几亿美元，就不算什么了！”

罗开沉默了一会，才道：“肯定是破坏，而不是真正的意外！”

云四风叹了一口气：“决策者决定不再冒险，因为损失实在太严重了，没有人经受得起另一项损失！”

罗开问：“在妥协的同时，一定会人极深入的追查？像这样的大事，神秘户口应该也不再起保密作用！”

云四风点头：“确然如此，瑞士银行在强大的压力之下，首次透露了秘密，因为事情牵涉实在太大，银行不得不如此。”

罗开不禁大是感叹，瑞士银行，一向以能抵抗强大的压力，绝不透露客户的秘密而著名。当年纳粹德国，席卷欧洲，军事力量何等强大，也未能令瑞士银行家屈服，令得大独裁者希特勒暴跳如雷面无可奈何！

可是，这次，居然破了例！可知不论多坚强的人或事，对于压力的承担，都有一个突破点，就像是任何物质，都有一个“燃点”一样，只不过是高下的问题而已。

罗开也自然地心中向自己发问：你对压力的承受，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呢？

罗开一面转着念，一面道：“这真是前所未有的破例！”

他自然也知道，在核电厂的意外之后，在那项升空行动的意外之后，令得世界上几大强国，遭到了如同世界末日一样的威胁，在那种紧急的情形之下，所施加给瑞士银行的压力，自然强大无比！

罗开“嗯”地一声：“知道，那简直是另一种形式的勒索！”

罗开把瑞士银行密码户口的情形，形容为“另一种形式的勒索”，自然有他的根据。

把大量的金钱，存入这一类的户口之中，存户非但没有存款利息，而且，要付出负利息--也就是相反地，要付利息给银行，自然，也可以把“负利息”称为“保管费”，那会使存户的心理上好过一些。

而在开设这样的户口的时候，还要缴一笔服务费给银行，这笔服务费，数目相当巨大，决不是普通人所能负担，但自然，对日后至少有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进账的人来说，也就不算一回事，而对有这种进账的人来说，银行方面提供的服务，却又便利之至，所以还是乐意付出的！

别以为数以亿美元计的交易买卖不是很多，以下是一些小统计：各类软硬性毒品的买卖，包括海洛因、古柯咸、大麻、迷幻药等等，一年的交易额超过一百亿美元。各种武器的买卖，包括核子潜艇、喷射战斗机乃至手榴弹、手枪，一年的交易额超过一千亿美元，而其中有三分之一，是通过黑市进行的！

瑞士银行的密码户口的好处是：它绝不问存户的钱从哪里来，只是忠实的替你保管，只要报得出密码，不论是书信通知、电话通知、传真通知，它都照存户的意思去处理，存户根本不必露面。

曾有过这样的例子：一个存户通知银行：把一亿美元放进一个铁箱子之中，沉入大西洋海沟去，银行也会照做---自然，会在存户口之中，扣除了“应得”的服务费！

所以，有时，银行不是存心保密，而是存户是什么人，银行方面根本

不知道！

所以，就算是在强大的压力下，银行肯合作，得到的资料，也不会太多，这种情形，罗开自然明白。

所以，罗开在答了一句之后，又问：“是不是得不到什么资料？”云四风吸了一口气：“不能说完全没有，银行方面透露，存户开户时所用的方式是传递----一封要求开户的信件，和存户自己选定的密码，以及超过了开户费许多的一张银行本票。”

罗开又“嗯”了一声：“要求开户信的字迹，自然和许多封勒索信一样的了！”

云四风道：“是，所以银行方面，就算交出了这封信，对银行来说，也是作了最大的让步，可是实际上，一点用处也没有，因为对勒索信，已作过最精密的调查和化验而一无所得。”

罗开扬了扬眉：“也不会是一无所获，可以从那张银行本票着手！”云四风喝了一声采：“对，就是从这张本票着手，才有了明显的线索！”罗开知道云四风快说到紧要关头了，他变换了一下坐姿，同时心中也不免有点奇怪，看来云四风是十分讲究办事速度的人，何以他对自己说起获得明显线索的经过时，要说得那么详尽，而不痛快地开门见山？罗开知道其中一定有特别的原因在，只不过一时之间他无法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云四风道：“本票来自日本的一家大银行，由于数目十分庞大，所以银行在开出这张本票之际，印象十分深刻，一查就可以知道。动用这笔钱的户口，用一个堂口的名义开户，那个堂口，叫‘汉江堂’。”

罗开又欠了欠身子：“听起来，这个堂口的组织，像是属于韩国的！”

云四风停了片刻，才道：“前去办理本票的手续的，是一个年轻的女性。”

罗开已经有一点预感，所以他在“嗯”地一声时，已不是很自在。

云四风继续说：“这位年轻的女士，日语十分流利，看起来也像是日本人，但是由于她动用的户口是‘汉江堂’，所以银行方面的几个高级职员，对她特别留意，听出她在一些字句上，鼻间比较浓厚，而鼻间浓，正是韩国语的特点，所以，他们都觉得这位年轻女士是韩国人。”

罗开觉得喉间发干，所以，他竟然没有反应。

云四风也停了一两秒钟，才又道：“后来，以过语言学家的分析，也证明这位女士母语，应该是韩国语，这至少可以证明她是在韩国长大的----由于本票的数目庞大，所以银行方面，在暗中录了音。”

罗开闷哼了一声：“自然也录了影，何不痛快把她的样貌说出来？”云四风笑了起来：“因为这其中，还多少有点曲折----这位女士在出现的时候，罩着深黑色的面纱，所以虽然有录影，可是却根本看不清她的脸容。”

云四风说到这里，略停了一停：“鹰，你自然知道，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声音，把一个人的样貌绘制出来！”

罗开的声音十分低沉：“是，知道，原理是头骨的构造，对声音有重大的影响。”

云四风又沉默了一两秒钟----在这时候，罗开几乎已经可以知道结果是什么了。所以他并不催促。

云四风在再说话之前，明显地先吸了一口气，这才道：“我才收到有关方面根据声音还原来的一个女人样貌，鹰，她就是----”罗开不等云四风说

完：“就接了口：“就是你在我房中见到过的金艾花！”

云四风的声音十分肯定：“对，是她！”

罗开在一时之间，心绪十分紊乱，他对于云四风所说的一切，毫无怀疑：他正是由于相信了云四风所说的一切，思绪才会紊乱。

皮肤光滑白腻得这样动人，整个胴体经以男人这样高度快乐的美女，不但是金取帮的帮主，而且还和那样惊人的勒索案有关，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！

在罗开无声可出的时候，云四风苦笑了一下：“如果不是我恰好见过她，只怕就算有了她的绘像，也不会有多大用处，自然，由于绘像十分传神，这位女士，怕会变成全世界情报人员最瞩目的人士，我假设你对她有一定的感情，所以才把一切详细告诉你。”

罗开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这条唯一的线索是如此之明显，不像是一个有高度精密的犯罪集团的行为----他们没有理由留下这样明显的线索的。”

云四风道：“有关方面自然考虑了这一点，但即使那是误导的线索，也是唯一的线索，仍然非从她身上着手调查不可！”

罗开苦笑一下：“看来不论怎样，事情和我，都脱不了关系！”

云四风对罗开的这句话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，过了一会，他才问：“你没有联络的特别的方法？”罗开十分感叹地回答：“没有，由于你要来，她走得匆忙，不过，我想她会再来找我。自然，如果经她知道已成为全世界情报人员的目标她就会躲起来，躲得任何人都找不着她，她也不会在我的面前出现！”

云四风立即明白了罗开的意思：“你是说，要各方面别打草惊蛇？”罗开回答得十分肯定：“是！她不知道自己的面目已经暴露，就会行动如常，我相信任何人发现了她，都不如我能在她身上找到更多线索！”

云四风显然十分同意罗开的看法。

云四风虽然同意罗开的看法，可是他也知道，要全世界的特工，停止对金艾花的搜寻，是十分困难的事。他想了一想，才道：“我会尽量和有关方面联络，请他们暂时别展开大规模的行动----告诉他们，亚洲之鹰正在积极进行这件事！”

罗开的声音很干：“会有人卖账吗？”

云四风笑了起来：“谁敢不卖账！”

罗开干笑了几下，云四风在事情那么严重的情形下，竟然还有心情说俏皮话，他道：“不过，根据江湖传说，和鹰有过亲密关系的女人，一生一世，都会记得，而且，一有机会，就会主动送上门来！”

罗开夸张地笑着：“但愿如此！”

云四风道：“祝你好运！”

罗开在放下了电话之后，心绪仍然十分乱，他知道，当云四风向有关方面表示了他在进行这件事的时候，他和金艾花，就一起成了最瞩目的人了！

在意料之中的许多麻烦还未曾发生之前，罗开需要好好静一下。

可是，他却无法安静下来，因为许多事情的发展，都出乎意料之外。首先，那幅大玻璃碎裂的时候，金艾花在场。罗开曾问她，是不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，弄碎了大玻璃，方便窃棋子。金艾花否认得又快又自然，看来不像是做作----当然，如果她和那个勒索集团有关的话，早就有了准备，也可以做得十分自然的。

其次，金艾花是一个盗窃集团的帮主，虽然盗窃和勒索同样是犯罪行为，但是这个勒索集团，却以一种强大的，不可思议的破坏力量作勒索本钱，金艾花又怎会和这种破坏力量发生关连？

金艾花有可能被利用，但是以她的聪明伶俐和江湖地位，又怎会轻易给人利用？罗开非常想再和金艾花见面，那么，他就无法离开酒店----金艾花曾和他在这里相聚，他一离开，金艾花更不知怎样可以找到他了！

一想到这一点，罗开忽然想起了金艾花的师弟，他棋赛中决赛的对手！

棋赛的主持者，安排所有的棋手，住在同一酒店之中，也就是说，金艾花的师弟，也在酒店中，找一到了他，是不是可以藉此和金艾花再面？罗开并不知道韩棋手的房号，但那是十分容易查到的，打电话下去一问，就知道了房号，可是却没有人接听，罗开留言：有要事商量与那副珍贵的棋子有关，请立即联络！

他才放下电话不久，就有人敲门，罗开并不多花时间猜来的是什么人，只是以第一时间，打开了门----各人的行事方式不同，有的人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会故意延迟几秒钟，先推测来者是什么人，然后，再作为考验自己的推测力的一种测验。

有的，会立即复查开门，因为来的是什么人，门一打开，可以知道，这是最直接了当的做法。罗开的行事方式，属于后一种。

门一打开，是一个陌生的青年人，青年人立时奉上一只文件袋和一只方箱子：“云四风先生说，有一些资料，请你过目！”

罗开接过文件袋和方箱子来，知道那是云四风在电话中提到过的一些文件。

青年人一离去，罗开关上了门，一面转过身，一面已从文件袋中取出了叠文件来。

在最上面的，是一幅从头绘像。罗开一看之下，就怔了怔，那自然是金艾花，不可能是别人。

虽然像看来十分呆板，不如她真人的灵活。从金艾花细长的凤眼之中，眼波流转，尤其当她摆动着纤腰的时候，简直惊心动魄，像自然没有这个特点。

然而那绝不能苛求，因为像是根据声音还原出来的，有这样的成绩，已经不知道是多少特级专家努力结果了！

罗开看了好一会，才看那封请求在瑞士银行开密码户口的信，和他见过的勒索信一模一样。

然后，就是一样最重要的证物了----这些主物，对别人来说，可能没有什么作用，但对罗开来说，却有有用之极。就是一卷录影带----蒙着面纱，带有韩国口间的女郎，在家银行之中，要求开出一长巨额本票时，银行方面在暗中录下来的。

云四风在一张字条上作了说明：“录影带曾经作过微缩处理，阁下可运用送上之设备观看。”

那只方箱子，就是放映设备，罗开找开，放进了录影带，按下了一个钮，萤幕上就现出了十分清晰的影像，是一间陈设华丽的房间打开，三个中年人，和一个戴着面纱的女人，一起走进来的情形！

在开始的五秒钟之内，只有其中的一个中年人，说了一声：“请进！”

可是，罗开的目光，一接触到了那个女人的倩影，他心中就如同遭到

了一下重击一样！

那女郎柳腰软摆，向前走来，那么优美，又那么柔软，若不是受过软骨训练，不可能有这样的体态，只一眼，罗开就认出来了：“金艾花！那女郎是金艾花。”

接下来，那女郎就座，提出了她的要求----一开口，罗开更加没有疑问了，她动听的声音，曾在里面咬他的耳珠，现不断地吐出言语，表示她的快乐，罗开更不会忘记！

悄影带中出现的人，可以肯定是金艾花！

可是，罗开心中的疑惑也更甚！

首先，这线索来得太明显，太容易追查了。太容易得到的东西，未必是好东西。

其次，金艾花要是勒索集团的一员，她就不会冒险亲自出手偷那副棋子，可以不必冒万一失手，身败名裂之险，凭着那种强大的破坏力量，她可以有許多方法把这副棋子弄到手----棋子再珍罕，也难以和一座核电厂或一艘太空船相提并论。

所以，罗开凭他的推理能力，知道一定有蹊跷在。

他抿着嘴，用心看着，一直看到那女郎站起来，转身走出房看到了她的背影，罗开不禁长叹了一口气。

那浑圆的臀部，那种不轻意的，诱人至极的轻轻扭动，罗开甚至可以感到那部位神秘的刺青所带来的极度的刺激，那是令人难忘的情景！

罗开自然也注意到了那几个高级银行职员，望着她的背影的那种失神落魄的情形。

罗开由衷地感到自己的好运气----只凭偶然的一瞥，看到她在偷副棋子，就令那么出色的一个美人儿投怀送抱，尽她所能，使自己享受到了人间至高无上的欢乐！

然而，好运气可以延续到什么时候呢？

罗开斟了一杯酒，慢慢喝着，回味着和金艾花欢畅时的每一个细节，渐渐地感到全身的皮肤之下，似乎都有一股力量在膨胀，令得他坐立不安。

## 五、情报官黛娜

而就在这时，电话铃响了起来，仍然是云四风。罗开立时道：“是她！”

云四风吸了一口气：“鹰你准备采取什么步骤对付她，这女人和一股危险的破坏力量有关，这股破坏力量的行使者，肯定凶狠无比，残忍之极，只问成功，不择手段。从已发生的意外中，可以证明这一点！”

罗开的声音相当疲倦：“对这一点，我绝不怀疑，我第一步，是要设法和她见面，如果她不现身，那么，就设法引她出来----刚才我的提议怎么样了！”

罗开曾提议别打草惊蛇，托云四风去向有关方面游说，云四风道：“已经进行，都答应合作，很奇怪，苏联方面一听到你的名字，答应得最爽快！”

罗开苦笑：“我曾替俄国人办了一些事，他们认为我是最好的朋友。”

云四风又道：“不过，想要特工全面停止，也是不可能的事，谁都想要争功----喂！”

喂！鹰，你还在不在？你在听着？”

必需说明一下的是，云四风在和罗开通电话的过程之中，忽然认为罗开有可能不地听电话，是有理由的----罗开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，他就一面听电话，一面走过去开门。

门一开，一阵香风，卷了进来，发出香风的一个身形丰满，硕人的颀颀的女郎，一进来，就用两片殷唇，封住了罗开的口，而且，香滑柔软的小舌，也滑进了罗开的口中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罗开自然发不出声来，就使云四风误会他不在听电话了！

听得云四风这样问，罗开伸手按在那女郎颠蓬蓬的胸脯上，向外轻轻扒了一下，才能说话：“在，我一直在听，不过有了一个小小的意外.....”

云四风显然想不到是什么样的“小小意外”，而进来的那女郎----自然是罗开的旧相识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高级情报官黛娜----却向着电话，发出了“啜”地一下声响，又发出了一下银铃一般的笑声。

这一来，云四风自然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了，不过他仍然不知细节，所以他问：“你在等的美人出现了？”

罗开笑着：“不是，不过这美人也很有用。”

云四风十分识趣：“不打扰你了----嗯，什么时候，适合和你再联络？”罗开自然听明白了云四风的话中之意，所以他立时回答：“任何时候！”

云四风呵呵笑着，这时，黛娜的手臂，已经缠住了罗开，一连吻了罗开十七、八下，才道：“听说你和一个极度危险的韩国女人，有些纠缠？”罗开搂信了她的腰，由衷地道：“你消息好灵通，行动很快！”

黛娜大有得色，可是神情间又带着妒嫉。

罗开在这时，才放下了电话，一发力，把黛娜抱了起来。黛娜十分感触的叹了一口气：“鹰，只有你抱得起我，女人都喜欢被男人整个抱起来，我也不例外！”

黛娜发出这样的感叹，是十分有道理的，她身高一八九公分，体重七十五公斤，别看她重，那是因为她身型高大的原故，她有极玲珑浮凸的身材，裸体的她，会令任何男人目眩神夺！

毕竟，能一下子就抱起七十五公斤的男人，并不是太多，而且一定要抱得轻轻松松，举重若轻，仍有余力，那才动人。若是抱得咬牙切齿，青筋暴现，气喘如牛，那还成什么体统？

罗开微笑着，身子转了个圈，黛娜身子蜷屈，象猫一样，偎依着他。

罗开刚才在思念和金艾花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有全身膨胀的感觉，这时，把黛娜吧搂在怀中，那种胀裂的感觉更是强烈，使他的双臂，也更加有力，竟令得如此健硕的黛娜，也有被箍得连气都喘不过来的感觉，以致她不由自主，一面挣扎着，一面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呼叫声。

黛娜的挣扎也十分强有力，以致得令罗开在旋转的过程之中，站立不稳，身子一侧，和黛娜一起跌倒在沙发上。

罗开的身子，压在黛娜的身子上，这时，他有强烈的欲望，那是一种原始的欲望，可是在他身下的黛娜，却还在不断抽动着身子，在挣扎，想摆脱罗开的束缚。

这更令得罗开发挥他男性在体力上的所长，黛娜咬着牙，看来是真正

努力在挣扎，可是她却逐步逐步走向失败。先是她身上的衣服，一件一件被撕裂----罗开从来也不知道，衣服被撕裂的声音竟是那么动听，每一下“嗤”的声响，随着黛娜丰腴妖躯的显露，都是一项新的刺激。难怪中国历史上，会为了一个女人喜欢听裂帛声而导致一个王朝的覆亡！

罗开虽然一步一步取得了上风，可是在他的经历之中，他从来也未曾遇到过黛娜会有那么强烈的抵抗。黛娜简直像一头发了疯的豹子一样，她身子的每一下扭动，都有如同巨蟒一样的力量，好几次，罗开几乎被她的身子弹震开了，令得罗开不得不使用中国功夫之中的“擒拿手”的手法----把黛娜的双臂，交缠着扭到了她的背后，才在她激烈扭动，晃起了一片眩目的乳波之中，除下了她身上的最后的屏障！

然后，罗开突然放开了她，站了起来，居高临下，以胜利者的姿态，望着黛娜。黛娜以被最后征服的姿态，静止不动，刚才强烈的搏斗，陡然变成了静止，只剩下她的喘息声。

罗开也不由自主的喘着气，他用足尖轻轻一挑，把黛娜的身子翻转过来，黛娜的双颊红的像是要滴出血来-----一直到罗开尽兴而由疯狂变成静止之后相当久，她脸上的红晕，才渐渐退去。

而不论罗开多么疯狂，黛娜却一声不出，她紧咬着下唇，紧闭着眼睛，只是一声不出。那令得罗开又想到了新奇的刺激，根本不及去想及其它。

可是，等到一切都回复正常之后，罗开立时想到，黛娜这种异乎寻常的态度，一定大有原因。他不禁有点后悔自己的鲁莽，为什么没有在她一开始挣扎之前，问一问她为什么。

罗开看着仍紧闭着眼，身子蜷缩成一团的黛娜，靠近她，双手捧住了她的脸，低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黛娜的反应，更是出乎罗开的意料之外，她并没有回答，可是，在她紧闭着的双眼之中，在她浓密的睫毛之下，竟然滴出一颗又一颗的泪珠来！

自从罗开认识这个外号“烈性炸药”的高级情报员以来，他见过她和各种神态，可是从来未曾见过她流泪！

她是那样硬朗，那样坚强，绝对无法把她和软弱的流泪行为联系在一起！

可是这时，确确实实，晶莹的泪珠，一集市贸易又一集市贸易，自她眼中流出来！

罗开当然不知道该如何应付才好，他甚至慌张地松开了捧住她俏脸的双手，他只是连声问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

他问了近十遍，才见黛娜一挺身，站了起来。当她站起身之后，转过身，背对着罗开。

她颇长的身型，使得她的背影，十分动人，尤其是浑圆挺翘的臀部，形成眩目的美丽线条。

罗开吸了一口气，看到她抹拭了一下眼泪。然后才缓缓转过身来，明显地看出，她是竭力使自己回复正常，可是又无法掩饰她心中的激动！

罗开向她走去，他感到，如果他一走过去，就把黛娜拥在怀中，她说不定又会挣扎，所以，他来到了黛娜的身前之且，只是轻握了她的一只手---他立即发现，她的手十分凉。

罗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可是他知道自己必然做错了什么，所以他沉声道：“对不起！”

黛娜垂着眼，先是吸了一口气，接着才道：“不必对不起。”

罗开把她的头略抬高，望着她：“我做错了什么？”黛娜缓缓摇头：“错的是我，不是你，我不应该一进来就那么热烈地亲吻你，因为我不知道其时正有一股烈火在你体内燃烧！”

罗开先是讶异：“那有什么不对？”

黛娜笑了一下，竟然有几分勉强：“我的亲吻，只不过是出于心中高兴，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可是你却误会了----你.....我挣扎得那么猛烈，你竟然.....”

她咬了咬下唇，没有说下去，却又转过了身子去。

罗开更是大惑不解，到了她的身后，扬起手臂，想去环抱她，可是又垂下手来：“是什么喜讯？”黛娜一字一顿：“我上个星期结婚了！”

罗开“啊”地一声，已经约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，他后退一步：“你对你的丈夫.....有承诺。”

黛娜昂起头来，吁了一口气：“是，我答应他，不再和别的男人做爱，男人都是嫉妒的，没有男人会喜欢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----。”

她说到这里，有一下抽噎，下面的话，也就说不下去。

罗开不知说什么才好，他只是毫无意义地挥着手。他想到歉，可是那未免太滑稽了，他若是什么也不说，倒像是他心安理得地强奸了人家的妻子----刚才的情形，确然类似强奸！

可是事实上，罗开又实在毋须道歉----黛娜一进来，就给了他那么热烈的吻！

虽然对北欧人来说，亲吻不算什么，可是他们之间，以前有过这么多次的亲热！而且，即使在罗开扯脱了她身上的最后屏障之后，她还是有机会来说明自己的身份的！可是当罗开站起身来望向她的时候，她却摆出了那么撩人的一个姿势，只差没有大叫“快进入我的身体”；可知她的内心深处，实在并不愿意实现她对丈夫的承诺！

罗开一想到这里，心中略为起了一点反感。他自然决不会用这样的方式，去对付一个别人的妻子，如果他知道的话，他决不会！

可是他根本不知道。

他的不知道，是由于黛娜根本没有告诉他！可是黛娜这时，却想造成一种她受了委屈的形象，来使他感到内疚！

罗开望着黛娜的背影，声音也变得相当冷淡：“我不认为你刚才没有机会说明你的身份.....”

黛娜震动了一下，没有出声。罗开的声音更冷：“我不必向你道歉。一切发生的事，都在你的意料之中，甚至全是你导演的，是不是？”

黛娜的身子，双震动了一下，她双臂交叉，抱在胸前，那非但遮不住她的高耸的双乳，反倒令得她的豪乳，看起来更加突出。

她仍然不出声。罗开的语调也更不客气：“你想达到什么目的？使我有一种内疚感，从而会替你做一些事？”

这一次，罗开自信，已经完全说穿了黛娜“阴谋”，可是黛娜却没有再震动，她缓缓转过身来，并不望向罗开，她的声音相当干涩：“鹰，你是魔鬼！”

罗开笑：“别忘记，是你引诱魔鬼，不是魔鬼引诱你的！相信我，只要你自己不说，你丈夫会以为你的承诺，一直有效！”

黛娜这才向罗开望来，眼波横溢，春意盎然，罗开却立时转过身，走进了套房的里间，同时道：“一个结了婚的妇人，不适宜和丈夫以外的男人裸体相对！”

罗开进了里间，穿好了衣服出来，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黛娜仍然全身赤裸地站着。

罗开才一出来，黛娜就用十分幽怨的声音道：“你叫我穿什么呢？”罗开也不禁呆了一呆，刚才，在他和黛娜的搏斗之中，黛娜身上的衣服，从外到内，没有一件是完整的，全被撕成了片片，确然，叫她穿什么呢？想起刚才的行为，虽然是受了黛娜的挑逗，可是这时想起来，也太过激烈了些，所以罗开抱地一笑：“不介意男装？”

黛娜叹了一口气：“还有什么可以介意的？”

她扭着身子，也走向里间，可是当她经过罗开身边的时候，陡然扬起手，一掌向罗开的脸上掴来！

若是罗开感到自己有不是之处，他一定让黛娜掴上一掌算数。可是他根本没有不对，所以黛娜出手虽然快，罗开还是一伸手，抓住了她的手腕。

罗开也不恼怒，只是似笑非笑地望着她：“中国人有一句话，得了便宜，莫再卖乖。”

黛娜和罗开对望着，好一会，她才挣脱了罗开的手，走了进去。

罗开在外面，等了足有半小时之久，才等到黛娜穿了他的衣服，走了出来。

黛娜走出来之后，罗开不禁喝了一声采，穿了男装的她，看来更加俊俏，想起自己以后和她，多半不可能再有合体之缘了，罗开也不免有遗憾之感！

黛娜替自己斟了一大杯酒，一口喝完，迳自向门口走去。罗开沉声道：“你就这样走了？”

黛娜在门前，停了一停，声音低沉：“不走又怎样？你把我设想成那样子！”

罗开闷哼一声：“你自然是有目的而来的！”

黛娜转过身来：“对！我想要那韩国女人的消息，想你告诉我！”

罗开摇了摇头：“我无法满足你，因为我也正想会晤她，正在等着！”

黛娜的双眼之中，闪着光芒：“能第一时间通知我？”

罗开硬着心肠：“不能！怕你们误了事----这件事，十分严重，半分也差错不得！”

黛娜十分不满：“那应该是我们的工作！”

罗开作了一个手势：“看开点，苏联不见了十二枚火箭的那次，也是来找我出马帮助的！”

黛娜神情沉思，忽然道：“那件事，卡娅和我详细说起过，你认为如今这件，也和.....外星力量有关？”

罗开回答十分坚决：“不，我认为和外星人无关----你试想，外星人要瑞士银行存款什么用？而且，我也不认为已有的线索有用，因为那些线索得来太容易了，容易得不像是做大事的人所应该疏忽的！”

黛娜睁大了眼睛，望定了罗开，罗开叹了一口气：“不过，当然还得从她的身上开始，相信我，由我独自处理，会好得多！”

看黛娜的神情，还是依恋着不想离开，可是罗开已坚决地作出了一个

“请走”的手势，黛娜这才无可奈何地打开了门，当她走出去的时候，罗开又沉声说了一句：“当你的身分没有新的改变时，即使作为老朋友，也请不必太热情----我是亚洲人！”

黛娜的口唇掀动了一下，可是却没有发出声音来，罗开看着她离去，想想和她相识以来的种种，也不禁怅然。他很想知道这个“烈性炸药”嫁给了什么人，当然他不会直接问，这时，在他的心中升起了一个十分无聊的问题：“作为黛娜的丈夫，是不是很幸福？黛娜毫无疑问，是出色之极的美女，可是要能在各方面都令她感到满足，谈何容易。

刚才她虽然紧咬着牙关，一声不出，但显然她极其饥渴地在接受罗开给她的极度享受，这一点是怎么都掩饰不了的！罗开用力摇了摇头，他也知道，“各方面”并不因为他出头而停止了全部活动，只怕有资格的特工人员，都会和黛娜一样，认为寻是“他们的工作”！

罗开拿起一瓶酒，进了浴室，他放满了一缸水，把经过剧烈运动，连他也难免有疲累之感的身体，浸在热水之中，一面呷着美酒。

等他舒服地浸浴完毕之后，他感到了一阵慵懒，那是进入睡乡的最好的时刻，可是，电话却在这时响了起来，他有点不是很愿意地拿起电话来，就听到了一个十分急促的男人声音，那男人显然处在十分危急的处境之中，因为他每讲两个字，就喘几口气，以说的话，全然是无法连贯的！

若不是罗开一下就听出了那韩国棋手的声音，是他正要找的人，他不会耐心把对方的话听完！

那韩国棋手先是叫了一声：“罗开！”

他不知道罗开的真正身份，只知道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业余棋手罗开，所以他就这样叫。

他在叫了一声之后，就喘气，然后又道：“你要救我，我.....艾花说你不是普通人，只有你可以救我，你要救我，求你救我！”

他的几句话之间，至少断续了十多次，罗开疾声问：“你在哪里？”这时，罗开在电话之中，听到了一个不该有的现象----在刹那之间，变得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罗开是过惯了冒险生活的人，这样的小把戏，自然瞒不过罗开，只有一种情形，会有这种结果，那就是有人用手或别的物体遮住了电话，或是按下了电话的消间掣！

虽然那只是极短的时间，但已足以令得罗开十分恼怒，他立刻可肯定，这个求救电话，是一个陷阱，一个并不高明的陷阱！

有两个可能，韩国棋手是设置陷阱的一分子，或，韩国棋手是受到胁迫的。

罗开甚至可以料得到，极暂的静止，一定是有人在对韩国棋手说：“告诉他在什么地方！”

罗开思忖中，电话的那边，又传来了韩国棋手的喘息声：“我在国家银行大厦的天台上，请你快来，罗开，请你快来！”

罗开故意道：“如果你有危险，要不要我通知警方？”

韩国棋手语中带着哭音：“不要！不要！只要你能来就好，求求你！”

罗开心中冷笑了一下：“好，我来，国家银行大厦的顶楼天台.....不知道我怎么能上得去？现在这种时候，整座银行大厦一定在十分严密的保安措施之下！”

韩国棋手的声音，听来简直凄厉之极：“你若要来，自然有方法上来，不，会有人带你上来！”

罗开已答应了，并在韩棋手的喘息声中，放下了电话。在放下电话之后，他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----在他的冒险生涯之中，只怕没有比这次更小儿科的了！以他曾到过“观察地带”，到过月球背面的资历，以他和“时间大神”，和三晶星人等异星生物打交道的资格，现在居然有人用那么拙劣的伎俩，要把他引到一座大厦的顶楼天台去，这不是像小孩子的嬉戏吗？

可是，罗开却又非去不可，因为他极欲会晤金艾花，那个韩国棋手是金艾花的师弟，是他可以找到金艾花的唯一线索！

所以，这个陷阱不论多么拙劣，罗开还是要去走一遭，看看究竟是那一群小毛贼玩花样！

罗开的动作十分快，五分钟之后，他已离开了酒店，他召了一辆街车，街车司机听说他在凌晨时分，要到国家银行大厦去，现出了好奇的神色。

车程只不过二十分钟，国家银行大厦高约五十层是二分巍峨的现代化建筑，在这种时候，自然重门深锁，罗开从正门下车，绕着建筑物，来到了左侧，看到边门上有一人，正贴墙而立。

那人的身边，有一样十分奇特的物体，看起来，像是一只扁平的大箱子，那人看到了罗开，就向罗开招了招手，发出十分难听的声音：“请过来！”

罗开走近这人，且觉得这人的身形，矮得出奇，只及他的胸口，戴着一个头罩，所以看不清他的脸，一来到近前，那矮子就扬了扬手，那只扁平的大箱子的一面，就无声地打了开来。

那矮子说了一句罗开再也料不到的话：“请进去！”

罗开不禁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。那箱子打开之后，现出的空间，罗开要站进去，十分勉强，而且如果箱盖再合上的话，一定会十分挤逼。

罗开并没有进去，只是道：“干什么？我进去之后，你提我到天台去？”

那矮子的声音难听之至：“你进去，自然会上去！”

罗开盯着那箱子看，看不出有什么特异之处，他至少已经知道，事情不如自己想像的那样简单。对方的行事手段虽然不高明，但是也断然不能以等闲的小毛贼视之，可能另有来历！

他抬头，向银行大厦望去，以他的能耐，就算从大厦的外墙上，攀到顶去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可是罗开转念一想：“何必这样费事？”

反正对方未曾见到他，决不会加害的，不妨开开眼界，看看自己进了这扁平的箱子之后，对方能有什么方法，把他弄上五十层高的天台去！

他没有再说什么，耸了耸肩，就走进了箱子----他是倒退着走进去的，才一进去，箱子的盖就全上，罗开的前胸后背，紧贴在箱子上，他想到：箱子中的空间那么少，能供他呼吸用的空气，只怕不会超过半小时！若是五分钟后还没有什么动静，他就必须采取行动，推开这箱子了！

然后，就在这时候，他已经有了那箱子在上升的感觉！不是很快，速度至多和寻常的升降机一样，可是肯定是在上升！

罗开先是一怔，但随即想到，“箱子”是贴着的大厦的外墙放置的。它当然不可能是一具设置在墙外的升降机，而是一种可以依附建筑物外墙而上升的工具！

假设箱子贴墙的一边，有许多有效的吸盘，可以使箱子吸在墙上，而利用吸盘力量的加强和消失，交替着使箱子上升----利用壁虎爬墙的原理而

制造出来的一种上升的特种工具！

罗开像是听说日本的一个工业集团，曾有过这样的构思，也设计了一只机械蜘蛛，可以爬墙。如果这上升的箱子正是根据这原理制造的，自然先进得多了！

这令得罗开感到，自己要面对的，显然不是普通的小毛贼了！

可是罗开还是有十分滑稽的感觉，感到自己像是初出茅庐的江湖人物一样！

“箱子”上升的速度，和普通的升降机相类似，约莫两分钟，“箱子”就停了下来。

罗开正滑稽地在想，箱子一打开，自己怎么跨出去呢？一下子跨出去，不是要自五十层楼高处直跌下去了吗？

可是就在这时，他的背后，却已经打了开来，罗开呆了一呆！他进箱子的时候，如果不是倒退进去的，这时就可以跨出去了！

罗开在呆了一呆之后，立时转过身来，他发现“箱子”已沿着外墙到了天台，他只要一耸身，就可以跃到天台之上了，在离他不远处，有两个他在下面见到的一样打扮的矮子在。

那两个矮子，见了罗开都扬起了双手，像是欢迎罗开的来到。罗开用了个十分漂亮的姿势----他平平跨了出去，像是在平地上行动一样，就落到了天台之上，而且，行动如行云流水一样，一下子就到了那两个矮子的前面。这点是他多年来在武术上严格训练的结果，他预期两个矮子，会有惊奇的表示。

可是却没有，他甚至看不清那两个矮子的神情，因为那两个矮子，也戴着头罩。

他一到了近前，那两个矮子就转过身，做了一个“跟我来”的手势，自顾自向前走。罗开跟在他们的后面，离得他们很近。

那两个矮子走得相当快，可是他们的身子，却又不是摆动得很剧烈，罗开问了两次“要把我带到哪里去”而得不到回答之后，他陡然有强烈的感觉：这两个矮子，不是真人，是机械人！

不但这两个矮子是机械人，那个在下面请他入扁平箱子的矮子，也是机械人！

## 六、罩头矮人

一想到这一点，罗开双手齐出，一下子按到那两个矮子的头罩之上---他比他们高出很多，这是轻而易举的动作。他在双手按上去的时候，已用了十分强大的力道。

可是，那两个矮子却浑然未觉，罗开也未能把他们按停，两个矮子仍然向前走，一下子就摆脱了罗开的突击！

这令罗开更可以肯定，那是两个机械人！如果是真人的话，他刚才用力的一按，每只手上，都至少发出超过一百公斤的力道，多少也要挣扎一下，才能摆脱！

一肯定了这一点，罗开心中不禁凛然：能这样使用机械人的，自然不是他一开始就预料的“小毛贼”了！

他略停了一停，沉声道：“请我来的，不会是机械人吧？为什么还不露面？”

他连说了两遍，并没有回答。而他一停，那两个矮子也停了下来，并不转身，仍然在挥着手，示意他快点跟上来，接着，又自顾自向前走。罗开吸了一口气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他除了跟着他们之外，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。

罗开体质着高度的戒备，跟着那两个矮子，转过了一个高大的水塔，罗开看到有一架小型直升飞机停在那里。

那直升飞机极小，不过比一辆普通的房车大，而且，它的机翼也十分小几乎紧贴着机舱，罗开之所以一看就知道那是一架直升机，是由于在机舱之下，有着直升机的降落之类。

那两个矮子已到了直升机旁，作了个手势，请罗开登机，而机舱的门，也在这时打了开来，罗开看到里面，只有一前一后两个座位，在前座，已有一个戴着头罩的矮子坐着，看来他是驾驶员。

罗开闷闷哼了一声----到了银行天台之后，他自然不会期待立即可以看到那个韩国棋手，反正自己早知道是被诱出来的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不论对方摆出的是什么阵仗，他都要勇往直前！

所以，他毫不犹豫，就进入了机舱，那两个天台上迎接他的矮子，居然向他挥了挥手，表示告别。罗开又哼了一声，机舱门又关上，罗开只听到“嗡”地一声响直升机显然以十分高速度，向上升去。

这时，坐在罗开前面的那个矮子开了口：“罗开先生，你不心保持沉默，你可以问任何问题，我会尽一切力量回答问题。”

罗开笑了一下：“好，请问，你是人吗？”

那矮子也笑了一下：“当然是，你怀疑我是什么？”

罗开直接地道：“机械人！”

矮子的回答十分滑头：“机械人，不也是人吗？”

罗开冷笑了一声，他也无法证明那矮子是不是人，他总不能把对方的头罩掀下来看看，因为这时，那矮子正担任着驾驶！

矮子又道：“你好像没有好奇心，甚至不想知道自己会到哪里去？”罗开使自己坐得更舒服下些，悠然道：“到哪里去都一样，都是我的目的地！”

矮子忽然大为感叹：“你确然与众不同，难怪首领一定要见你。”

罗开冷冷地道：“首领？就是勒索组织的首领？”

矮子只是含糊地应了一应，没有肯定的回答，他不再说话，罗开也不同志问。

虽然是在交谈，罗开仍然十分警惕，机舱密封，看不到外面的情形，在感觉上，罗开感到一直上升，估计已到了相当高的高空。

罗开在期待着直升机的下降，可是在十分钟之后，直升机却突然停止了！

这令罗开大吃一惊，他给予不知道有一种直滑面机是可以在空中停止的！

在停止的时候，可以感到直升机向前移动，但那是十分缓慢的移动，绝对不是飞行。

尽管罗开号称亚洲之鹰，有着丰富的冒险生活经验，见多识广，可是这时，他也不禁愕然，一时之间，难以想像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他的脸上，可能也现出了几分讶异的神色，所以他立即得到了那担任驾驶的矮子解释：“如果在海上航行，可以供飞机降落的一种设施，被称为‘航空母舰’的话，那么，在天空飞行，供别的飞机降落的设施，就可以称为‘航空母机’，对不对？”

罗开“啊”地一声，他立即可以接受这样的解释，也可以高想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----一架巨大无比的飞机，在天空中飞行，就像一艘巨大无比的舰只在海上航行一样，目的是给飞机或直升飞机提供一个起飞或降落的设施！

## 七 航空母机！

这的确是许多军事科学家梦寐以求的新事物，在理论上确定它，十分容易，可是真正要把它制造出来，却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！

至少罗开就绝不知道地球上哪一个国家，已经成功把航空母机制造出来，而且已经付诸应用了！

整件事，一开始，罗开认为那纯粹是地球上的事，和外星人是无关的，可是现在，他却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判断，是不是正确了！

当他在这样想的时候，那矮子又道：“直升机降落在母机的传送带上，传送带会把直升机送到机库去。罗开先生，你很快就可以见到首领了！”

罗开闷哼了一声，这是他第二次从那矮子口中听到“首领”一词了！先是奇特的，可以贴着高墙上升的工具，接着是性能超特的直升机，然后，又是闻所未闻的“航空母机”，这使罗开的心中，充满了疑惑！这些人，这个首领所领导的，究竟是什么人？

他们所掌握的力量（有理由相信他们和那种惊人的破坏力量有关）是如此超特，可是他们的行为，却又像是相当幼稚----例如骗罗开来的经过，就使罗开一度以为他所要面对，只是一些“小毛贼”！

罗开并没有把心中的种种疑惑问出来，因为他知道，在见到了那个首领之后，这些疑问，应该都可以有答案！

直升机的移动，不一会就停止，机舱门打开，罗开向外一看，直升机停在一个相当在的机库之中，在机库中，还有好几架同样的直升机。在他还没有离开机舱时，一辆车子，一下子就无声无息，到了机舱之前。

看到那辆车子驶过来的情形，罗开的喉间，不由自主，发出了“咯”地一下响！

他知道，自己原来的估计，可能完全错误！

驶来的是一辆似吉普车的车子，车上同有向前两个戴着头罩的矮子---由于罗开至今为止，所见到的所有矮子，都一模一样，戴着头罩，所以罗开更有理由相信他们是机械人。

对于各种各样的，绝不陌生，他的好朋友之一，康维十七世，甚至是一个和地球人一模一样的三晶星机械人，对于在半空之中的巨大“航空母机”，他也不惊诧，这是，他看到那疾驶而来的车子，根本没有车轮，车子悬空，离机库的地面，大约二十公分，这分明是利用电磁原理的车子！这种利用电磁原理，整个车身浮在空中的车子，虽说已经进入了实验阶段，但是真正看到了，尤其是第一次，总有点怪异的感觉。何况，一开始罗开对对方的估计，是如此的错误！

那两个矮子，没有驾车的那个，下了车，十分有礼貌：“请上车！”罗开一纵身，下了机舱，他才坐上车子的后尾，车子就无声无息，向前滑了出去----电磁原理的悬浮车，要有一定的车轨，可是这时罗开年不到有车轨，他可以料想，在机库的地面上，有着隐藏的磁轨在。磁力本来就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一种能量，他也知道人类迟早会大量、普遍地利用磁能的！

车子向一扇门驶去，在一条通道中行驶，又转了几个弯，才停了下来。

如果那些矮子是机械人的话，那似乎每个机械人，都有不同的性格，有的喜欢说话（驾直升机的那个），有的不喜欢多话，像这时在车上的两个。

车子停在一扇门口，那矮子下了车，推开了门，作了一个“请”的手势，罗开已经看到，门内是一个相当小的空间，像是一个升降机！

罗开闷哼一声：“要见你们的首领，还真不简单，那么复杂！”

那个矮子仍然不出声，只是重覆地做着“请进”的手势，罗开大踏步走了进去，门合上，升降机向上，罗开吸了一口气----这“航空母机”，根本是一个空中庞大基地！

这样的科学技术，罗开不以为地球上有人可以做得到！所以，他已经有的新的打算，肯定自己的对手，是外星人！对于这一点，他十分释然，他觉得，和外星人打交道，还比和地球人打交道容易得多！他曾经到过“观察地带”，那要比这个航空母机更不可思议得多！

升降机上升速度相当快----寻常人在这样的上升速度的过程之中，可能会感到不适，但罗开却反倒可以籍此大约计算出速度和上升高度之间的关系，七秒钟之后，他估计上升了约有三十公尺----这样看来，这个空中基地的规模，可说是十分宏大了！至少，宏大到了罗开不以为人类有能力建造它！

这时，罗开心中的疑惑是：从直升机上升的时间算来，不论它升的速度多么快，这个航空母机，必然还在地球的大气层之内，不可能处于大气之外的无重力地带。

问题是：何以外星人的基地，竟然会设在大气层之内？它的高度是多少？在地球上空，各种各样的航行工具，几乎二十四小时不住在航行的情形下，怎么会一直没有人发现它的存在？

这些疑问，当时在罗开想来，都有点不可思议，而且无法设想！

而他也没有时间去细想，升降机已停止上升，门也立时打了开来。在罗开的眼前，立时现出了一片悦目之极，十分柔和的银白色，如同在满月下一样，可是又没有月色的那种清冷，总之，在这种光线下，给人以极度舒适的感觉。

罗开也立即看到，那是一个相当大的空间，有着舒适的，也是银白色的椅子，和一些摆设，罗开跨出了升降机，就看到一道墙上，有银白色的光芒，闪动了一下，就有一个人走了出来。

那人的身型，比一路所见的矮子要高，可是一身装束，却和那些矮子一样，头上一样戴着可笑的头罩，看不清面容。

以罗开的观察力之强，也只看到银光闪动，就多了一个人，也没有看到那墙上有门，那个人仿佛是穿墙而进的。

罗开闷哼了一声，直视着那人，那人说话的声音，也和矮子一样，听来几乎相同，罗开早就想过，不是声音在发出的时候，经过特别的处理，就是所有的机械人，在制造的时候，都给了它们同样的声音！

罗开认为这个人也是一个机械人，只不过是大型的，所以他就成了首

领----那人一开口所说的话，使罗开知道他是引自己来见的“首领”！

那人来到了罗开的面前，他说的是：“真对不起，要用这样的方式请你来。我们在几个方面得到的资料，知道你最有资格，所以把你请来了！”

这人的一番话，很有点无头无脑，罗开也要想一想才能明白他的意思是：自己有过人之处，所以才会处身在这里的！

他不禁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：“多承你们看得起，如果我没有料错，我也正要找你！”

那人“啊”地一声，声音虽然有点机械化，可是却也充满了惊讶：“不可能吧，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的存在，你怎会知道我们的存在，你怎会找一个你根本不知道的人！”

罗开疾声道：“不错，我虽然不知道你们的存在，可是我却知道，你们掌握了一种毁灭性的力量，正使用这种力量，在制造混乱，从而勒索巨额的金钱！”

罗开一上来，就发出了那么严厉的指责，在他的想像之中，他以为那人一定会为自己辩识几句的，可是出乎罗开的意料之外，那人一面好整以暇地向他作了一个“请坐”的手势，一面道：“是啊！了解到要进行这件事，需要大量的金钱，所以我们根据资料，向一些拥有金钱的单位，展示了我们的力量，要他们拿出钱来！”

罗开在那一刹间，简直无法相信自己听到的是什么！那令得他自然而然，摇了摇头，可是他实际上，又很清楚知道自己究竟听到了什么，只是由于一切发生得太突兀了，他咽了一口口水：“你使用的那种破坏力量是----”那人不等他问守，就道：“是通过石英的谐振特性所形成的一种震波，调节这种震波，达到物质接受震波的极限以上，就可以令任何物质毁灭！”

罗开陡地吸了一口气，他也有一个十分短的时间内，闭上了眼睛。

这人一下子就说出了那种破坏力量是什么----从他的话听来，简单之极，而的确，这样的理论，罗开已不是第一次听到了。那是一种比死光武器更先进的设想，但是当然，也只是在初步的理论探索阶段，决计没有成为事实的，可是，这些装在壳子中的人，却会使用----不论是矮子还是眼前的首领，他们的头罩和古怪的衣服，都像是一个人被装进了一个壳子一样！

罗开的神情，十分愤怒：“你们来自哪一个星体？有什么权利在地球上运用你们的力量进行破坏？我见过不少外星高级生物，他们都十分友善，为什么你们的行为这样不堪？告诉你，我曾和宇宙之间最邪恶的势力，时间大神进行过斗争，在地球上，你的力量虽然强，可是你必然会遭到最激烈的反抗！”

罗开一口气地说着，越说到后来，越是慷慨激昂，那人在罗开说话的时候，反应十分奇特----罗开才一开始说是地，他像是十分用心地在听，可是当罗开说到一半时，他就双手乱摇，一直摇到罗开住了口，他才急急地道：“宇宙间最邪恶的时间大神，我也听说过，可是我们，唉，你说了那么多，我不是很懂，我们之间，一定有了误会，你能先听我说？”

罗开一声怒吼：“我不必先听你说！你们制造的破坏，每一个地球人都知道！”

罗开心念电转间，已经想到，眼前这个人，既然是“首领”，那么，根据擒贼先擒王的原则，如果把他制服了，是不是可以使事情有转机呢？罗开当然知道，事情绝没有那么容易，可是只要有十分之一的机会，他也必须试

一试！所以，当他在说话的时候，他已在暗中蓄定了动力。

这时，他一个“道”字才出口，左臂疾伸，左手五指如钩，已一下子疾抓向那人的右腕！

在罗开说话的时候，那人仍在不断地摇着双手，罗开的出手，何等之快，对方不论是来自什么星球，只要他是血肉之躯，只怕都难以避过罗开这一击！

罗开也预算自己面对的，可能是机械人，所以他不但运足了全力，而且右手也已准备了更强劲的攻击！

那人双手正在摇着，一点防备也没有，罗开手伸处，一下子就抵住了他的手腕，那人连声都来不及出，罗开手臂一旋，已把那人的手臂，扭到了他的背后。

这时，罗开也来到了那人的背后，早已运足了劲道的右手，也随之抓住了那人的衣领，就顺手向下扯----罗开的目的，是把那人自“壳子”之中拉出来，看看他究竟是什么模样，还是根本是一个机械人！所以这一扯的力量相当大，而那人身上的衣服，并不十分坚韧，所以，一下豁然之声过处，那人的衣服，被罗开扯得自头际，一直裂到了股际！

而也就在这时，那人开始发了一下呼叫声，也开始挣扎。

而罗开只觉得耳际响起了“轰”地一声响，他实在被眼前的情形怔呆了！

那人身上的衣服，被扯开之后，若是现出许多机械零件来，或是现出了五颜六色的鳞片来，罗开都不会那么震惊！

可是，如今，衣服一被扯开，罗开看到的，竟是雪一样白，丰腴无比的肌肤！那种雪白粉嫩的皮肤，自然是属于女性所有！

由于衣服被扯得相当低，所以罗开不但看到了滑不留手的背部，纤细柔软的腰际，而且，还有一半圆臀部，映入了他的眼帘，线条动人，再加上那人开始挣扎，身子扭动，更是肉光四溢，令得罗开意外之极，他竟一直反提那人的手臂，不知道松手。

那人又高叫了一声：“快放开我！”

罗开这才一松手，不由自主倒退了一步。他才一松手，那人竟先跌倒在地，这才挣扎起来，大口喘气，先冲出了几步，才转过身来。

头罩之下，只见她目光闪动，罗开实在料不到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，因为他和那人对话，根本就是男人的声音！

可是当他一采取袭击行动之后，他看到的背部，却是一个极其动人的女人！

这种怪异的情形，即使像罗开，亚洲之鹰，经历那么丰富的人，也会感到混乱，无法适应！

不过，罗开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，那人自始至终，没有反抗，可见他的自卫能力相当低----这也令罗开奇怪，因为那人一上来就承认她掌握了极强大的破坏力量！

那人在站定之后，发着抖，声音也在发颤，指着罗开：“你.....这是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这样对付我？”

她一开口，仍然是男人的声音，这就令得眼前的情景，更加诡异！

罗开仍然没法判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他也可以肯定，事件一定有极其严重的误会，因为那人一也没有要袭击他的意思，反倒十分和平地责

问他。

罗开苦笑了一下，他真的不知道如何回答那人的问题才好，他只好道：“请你……把头罩除下来再说。”

当他在这样说时，他心中在想：会不会有一种外星人，是“女人身体男人头”的？

“女人身体男人头”这种说法，本来就非常模糊，人头分什么男女呢？在男人身上的就是男人头，在女人身上的就是女人头。可是也有多少不同处：女人的头，就不会发出男人的声音来；而女人的头，当然也没有可能长满了胡子。

罗开由于这时，思绪紊乱之极，所以想到的事，也杂七杂八，没有什么规律。他可以肯定，那人的身体，是一具极为动人的女性胴体，不但肌肤赛雪，腰细臀圆，而且刚才，在衣服背部被扯开之后，还隐约可以看到有着十分丰满的豪乳。

可是这人一直发出男人的声音，会不会那人的头部，是一个满面虬髯的男人头呢？

虽然说异星生物，可以是任何形状，但是男女混合，这也未免太诡异了！

罗开就是因为想到了一点，所以才请那人除下头罩来的！

那人双手仍在摇着，而且听得出他正在喘气，发出反问：“为什么要我除去头罩？”

罗开勉力定了定神----进入了这个空间之后，所发生的一切，都显然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他曾作过种种设想，可是都无法料得到，“首领”见了他之后，会立即承认他组织正在进行着什么，而且，在遭到了他的袭击之后，首领的态度，仍然和平。更令他不知所措的，自然是掌握了那么可怕的破坏力量的“首领”，竟然有那么诱人的女性胴体！

这时，对于“首领”的问题，罗开极之不好回答----他为什么要求对方除下头罩来呢？难道可以率直告诉对方，是由于害怕有那么美妙的身体，却配上一个满是胡子的男人头？

罗开在想了想之后，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平静：“一般来说，约见对方，如果坦诚想见的话，都会面对，不会互相看不到对方。”

又出乎罗开的意料之外，“首领”对于罗开刚才的袭击，似乎并不放在心上，他的语气听来有点奇怪：“现在，你可以看到我，我也可以看到你。”

罗开作了一个手势：“可是我的头部，并没有罩着像你一样的罩子，所以，你可以看到我的脸，而我却看不到你的脸，那并不公平，不是在平等的地位，双方之间，也没有什么好谈的。”

“首领”一动不动，头微侧，看来是在用心的听。罗开不禁又想，如果是一个美人，用这样的姿势倾听他的话，那自然是动人之极。但如果……

罗开想到这里，不禁又感到了一股寒意，但刚才还是想到“首领”可能有一个男人的头，这时，他进一步想到，对方既然是异星人，就可以是任何形状，可能在她的白颈之上，根本不是一个人的头，可能是是一个蛇头，一个豹子的头，或者是意想不到的怪形状的头！

而“首领”接下来所说的话，似乎也在证明罗开这样的设想，他在听罗开讲完之后，摇了摇头----由于戴着头罩，所以他摇头的动作，看来十分诡异，接着，他道：“我不能除下头罩来----如果除下了头罩，我听不懂你

的语言，我的语言，也无法令人听得懂-----”“首领”说到这里，用手拍了拍他的头罩。罗开才注意到，对方虽然戴着手套，可是手型十分纤细修长，分明是很优美的女性之后，这个人，本来是全身都有衣服遮掩的。根本不知道他身体的形状怎样，可是却被自己扯开了背部的衣服，知道了他有着诱人的女性的身体。

事态到这时为止，可以说诡异之极，而且他所说不能除下头罩的理由，罗开一时之间，也不能完全明白，他首先想到的是：对方的头部，一定怪异之极，不然何以会连话都听不懂了。

罗开强逼自己镇定，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你的头部形状，和我不大相同。”

这句话一出口，连他自己，也不禁感到滑稽。心想这样的情形，这样的对话，若是被云四风，黛那，给全世界的特务见到，一定会以为自己是白痴！

试想想，他负责寻找掌握了那么重要破坏力的组织，如今面对着这个组织的首领，这个组织应该是世上最强大的力量，可是他却和这个组织的首领，在讨论双头部形状的异同！

这不是太荒谬了么？

可是那智能荒谬的情形，偏偏是事实！

罗开甚至没有期望自己这样的问题，会得到回答！

可是，“首领”的态度却十分好，他迟疑了一下，才答“不同……是有很大的不同。”

罗开又吸了一口气，他没有勇气问对方的头部是什么样子。这时，“首领”又问：“你还是坚持要我除下头罩，和你面对？”

罗开的思绪更乱，他的语调有点支吾：‘要商谈事情，双方就应该处在平等的地位。

你可以看得到我，我不能看到你，这就不公平！”

罗开这句话出口之后，他意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：“首领”竟然转了转身，用背对着罗开，罗开又感到了一阵目眩！

“首领”的衣服，在背部全被扯开，这时，他转过了身来，背部半掩半现，看来更加动人，那实在是完美之极的女性胴体。

罗开不明白“首领”这样做的目的何在，但是他十分乐意欣赏这样美丽的身体。

而“首领”接下来所说的话，更令得罗开一时之间，张大了口，出不了声！

“首领”说的是：“你的行动，使你看到了我的身体，可是我却看不到你的身体，这是不是也不公平？”

即使机灵如罗开，也要想一想，才能够知道“首领”这番话意思，可是就算明白了，他还是有怀疑，所以他反问：“你……要看我的……身体？”

尽管罗开觉得怪异之极，但是“首领”却像是理所当然：“是啊，你不是说，要公平吗？”

罗开真正感到了迷惑，他实在无法真正判断发生了什么事，因为从言行来看，这个掌握了那么可怕的破坏力量的“首领”，简直如同不适世务的小孩子一样！

可是实际上，又没有这么可能！

罗开决定以不变应万变，看看情形发展下去，会有什么变化，所以他道：“如果我让你看到我的身体，你就可以除下头罩？”

“首领”略想了一下，才道：“好……”

罗开打定了主意，要弄清楚对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，自然不是容易的事，但至少可以弄清楚对方的外形！

所以，罗开用力挥了一下手：“我们双方，先看清双方的身体，我怎么做，你也怎么做……”

“首领”答应得相当快：“好……”

罗开开始脱衣服，他先把上身脱出裸露。罗开有着极壮健的身型，他看到“首领”在头罩之下的双眼，发出异样的光彩，盯着他看，甚至忘记了他自己，应该有相同的行动，直到罗开提醒，“首领”才开始除去他上身的屏障，也随之裸露。

这时，罗开的神情，像是石像一样，视线停在“首领”的上身，再也不能移开，全身像是遭到了电殛一样，几乎连血液，也为之僵凝。

刚才只是看到背部，罗开已有目为之眩的感觉。这时，他看到的，是一个完美无比的女人上半身，正面相对，那双乳微翘的胸脯，粉红色的乳晕和乳尖，雪白的肌肤，可能是由于心情的紧张而急促的气息，使胸脯在起伏，这种美丽诱人的情景，又岂是让人目眩而已，简直令人感到强烈的爆炸。

罗开僵凝着不动，“首领”也凝立着不动，不知过了多久----在这种情形下，谁还会去计较时间的过去。

罗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但又开始动作，令得他变成全身都裸露。

“首领”的双眼，看来更是光彩流转，发出的声音，十分急促：“你和我之间……”

罗开立时道：“当然不同，我是男人，你是女人……”

“首领”像是对“男人”、“女人”这两个名词，相当陌生，重复了几遍，也开始褪下衣服，也变成了全身赤裸，玉腿修长，小腹微凸，看得罗开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不由自主，靠近了两步。

这时，罗开伸手可以碰到“首领”的身体了，那么美妙的女体，任何男性都会有触摸它的强烈的愿望。可是，这时，“首领”的头上，仍然藏在那个看来诡异之极的头罩里，那令得罗开感到极度的不自在。

罗开扬起手来，他的手，应该天经地义，停在那丰满的乳房之上，可是，罗开在犹豫了一下之后，手却越过了双乳，到了头罩上，伸指轻弹一下。他的意思十分明白：两人已经赤裸相对了，头罩该除下来了。

可是，“首领”在那时，却用十分慌乱的声音说：“等一等！等一等……你……是来自地球……地球人？”

罗开呆了一呆：“当然是！”

“首领”的声音更慌乱：“你是地球人？为什么……和我不一样？”罗开沉声道：“因为你不是地球人！”

“首领”叫了起来：“不！我是地球人！”

这句话，不禁令罗开意外之极！

罗开认定了掌握可怕力量的是外星人，可是如今，“首领”却自称是地球人！

这令得罗开十分讶异，一时之间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而“首领”更是着急：“我是地球人，他是这样告诉我的，可是……为什么我和你有不一

样的身体？”

“首领”说得急了，双手握住了罗开的手臂，罗开也自然握住了对方的手臂，丰腴滑润，两人又呆了一呆，罗开心中的疑问顿生，他道：“你先除了头罩再说，我才能肯定你是不是地球人！”

罗开早就有一种感觉，眼前这个“首领”，言行和小孩一样，相当幼稚，若不是他是循那么古怪的方式来到这里的，他不会相信那是真正的首领！

由于他有这种感觉，所以，这时他说的语气，也像是小孩一样！“首领”握住他手臂的手更用力，可能是因为紧张，身子在微微发抖，丰乳微颤，情景动人至极。

“首领”并不立即除去头罩，她还是不断地道：“他说我是地球人！他说的……可是为什么……我和你不一样，为什么？”

从语调之中，可以听出心中焦急，而且，身子也自然而然向罗开靠了过来——两人的身体之间，像是有着一种吸引力，令得他们自然靠近！

虽然那个古怪的头罩给人以十分诡异的感觉，罗开也不认为对方是地球人。可是，只要把视线压低一些，他就看不到那古怪的头罩，角目所视，是晶莹通剔，无可比拟的美丽胴体——当两人的身子，自然而然靠近到一定程度，还未变得挺起！

就算是外星人，那又怎样？罗开绝不会介意。至今令得罗开，亚洲之鹰思念不已的异性“天使”，为他已死的“天使”，就是外星人。而罗开生命中，众多女性之中，最柔驯的燕艳，美艳绝伦的燕艳，也是外星人！罗开不但看到了对方的身体起着变化——乳房坚挺了，雪白的肌肤下，由于血液流转的加速，而现出了白里透红的娇艳。罗开感到自己的身体之内，血液也将接近沸点，那是无可抗拒的本能的诱惑！

他们本就互相紧握着对方的手臂，这时，自然而然，积压自将对方的身子，紧拥在怀中！

他们都是赤裸的，所以两个灼热的身子，这时紧贴在一起——两个灼热的裸体，一旦紧贴在一起之后，温度的提升，不是一倍，在这种情形下，任何科学定律，都不再存在，化为乌有，有的只是原始的激情，所以温度的提高，是十倍、百倍、千倍。

当罗开坚实的胸脯，压向对方柔软丰腴的胸脯之际，所产生的热量，足以令人溶化，罗开的喉际发出了一阵怪异的声响——据说原始人就是先发出院这种声响，才渐渐进化为语言的。

罗开的双手向下移，双臂环绕着那纤细的腰肢，“首领”的上半身，自然而然缶后仰……紧拥的一双异性，都会有着这种自然的动作，上身向后微仰，是为了人体的下半身，可以相贴得更紧！

就在这时候，“首领”由于身子向后仰，头罩，离开了头部，落到了地上，弹跳了一下，滚跌了开去！

在头罩脱落的那一刹间，罗开有大约十分之一秒，极为短暂时间的紧张，但是他立即看到，一头红发，像是火焰形成的瀑布一样，散落了下来。

从罗开的角度来看，还不能完全看到对方的脸容，可是却也可以看到，那挺秀的鼻子，和正在扩张的鼻孔！

罗开伸手，在“首领”的背上，轻轻一托，使得两人面对面，罗开发出了一下低叹声！

他看到的，是一张清秀脱俗的，纯真美丽得几乎令人难以相信，如诗

如梦如幻一样的脸容，毫无疑问是一个美女！

罗开的第一个动作，并不是开口称她如何美丽，而是立即将她紧拥在怀中，如骤雨一般地亲吻着她的脸，最后，印在看来略带稚气，也因之显得格外动人的丰润的红唇之上。

她一点也没有挣扎，柔顺得除了喘息之外，只是紧拥着罗开，看来她整个人，都被软化了，她只是用水汪汪的大眼，望着罗开，像是想对罗开说些什么，可是却实在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----她整个人，都被罗开溶化了！

在这时候（只是在开始的极短的一段时间），罗开的思绪紊乱之极。他想想：她是地球人？是地球人也好，不是地球人也好，也是一个极其出色的美女，可是这个美女，似乎根本不知道，人有男女之分，她好像从来也未曾见过男人！

她自然也根本未曾和男人的身体有过任何的接触，不曾接受过男人的亲吻和爱抚。

为什么会这种情形，罗开根本不及去细想，他只觉得，被他拥在怀中的，那么美丽的一个女人，这时正处在她生命之中，第一次和男性的接触，他不能也不必在这时候去细想是不是应该怎样做，他要做就好！

他在她的耳际，低声说了一句含糊的话，连他自己也听不清楚，然后，他听到她也说了一句含糊的话，两个火一般灼热的身子，不单是紧贴在一起，而是开始慢慢地扭动。

罗开十分温柔，她有一刹间，双眼睁得极大，甚至张大了口，那并不是害怕的情形，而是一种极度意外的神情----一种她以前绝对想不到的情形，一种她以前绝未料到会发生的事发生了，所以她才会现出那么意外的古怪神情来。

可是，她随即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又缓缓地吁出气来，闭上了眼睛，长睫毛不住颤动着，现出了心满意足的欢愉，又含糊地说了几句罗开听不懂的话。

罗开一直维持着轻柔，他更可以肯定自己刚才所料的不错！这是一个从来未和异性接触过的美女----这是令得罗开这个铁一样的汉子，也变得出奇温柔的原因。

## 八、人类打破牢笼

罗开的神情依然疑惑：“明白了一部分----你知道有大量人，产生了共同的，要打破牢笼，不再作困兽，你就决定帮助他们？”

首领点头：“是，航行者在离去的时候，这样吩咐过：‘一到有了红色的出现，就是地球上急需援手！’”

罗开问得十分慢：“那你.....怎知该怎么做呢？”

首领道：“我不知道啊，但是宇宙航行者曾告诉我，可以向资料库查询该怎么做？”

这一点，罗开倒可以了解。他知道，所谓资料库，自然是电脑资料，也就是说，首领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可以查询电脑，电脑会给予答案！

罗开再问：“资料库给的答案是----”首领的回答，倒是在罗开的意料之中：“回答是，需要有人领导，并且需要大量的金钱----”罗开听到这里，便不由自主，吸了一口气----事情看来是十分严重的，可是罗开又隐隐感到，在事件中，似乎有类似开玩笑的方式在！但在这时候，他一时之间，又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！

所以，在他有了一个惊愕的神情，首领停了口的时候，他作了一个手势，要她继续说下去。

首领道：“所以我派了四个执行者去，我又向资料库查询，用什么方法，可以得到大量的金钱，资料库提供了几个方法，我选用了其中的一种！”

首领在继续着：“我选择的一种，是最快可以获得大量金钱的办法，那是选一种我们可以做得到的破坏力量，定期使用一下，再通过一些手续，自然可以获得大量金钱，其中的过程，我不是很清楚，那些，都是任务的执行者在做的！”

罗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脱口叫：“勒索！”

首领的声音仍然显得十分高兴：“是，勒索！”

罗开闭上眼睛一会，他思绪相当紊乱，因为在这以前，无论他怎么想，都无法想像事情原来地这样子的！

在全世界引起了那么大的恐慌的严重之极的事件，在明白了何以会发生之后，竟然是如此这般，简直是一声大玩笑！

首领显然不明白罗开的心情，她还在喜孜孜地道：“我又选用了音波震毁点这个方法，至于其中的细节，可以叫执行者向你报告！”

罗开缓缓摆了摆手，表示不必了----这些细节，一直生活在这个“天上人间”的首领，全然不明就里，但罗开倒是明白。

而且，罗开相信，这种行为既然有搜集到的这种资料在，执行者依着葫芦画瓢，如何写恐吓信、如何选择勒索的目标、如何定期展示自己的威力、如何聚集大量的金钱等等步骤，都做得头头是道，大见功效！

那么严重的事件，都是四个“任务执行者”根据这里资料库的资料指示而做的！

罗开真的想哈哈大笑，他也确实笑了好几下，然后才陡然想起了一件事：“那些钱.....大量的金钱，已经起了作用？”

首领的眼睛转动：“我不明白，其中的情形，要问执行者，我是首领，我只负责决策！你想知道？”

他转过头去，望向那些执行者，其中的一个，向前移动：“进行得很顺利，金钱和领导人，都在起着巨大的作用，求援者的情形，大有改善！”

罗开第第吁了一口气：“那么，为什么我有这荣幸，蒙首领召见呢？”

首领笑了起来，却有点答非所问：“那时我不知道，现在当然知道了！”

罗开呆了呆，一时之间，不知道她这样说，是什么意思，可是猜想她必然又有了什么俏皮的主意，所以他伸手在头罩上轻敲了一下。

首领立时道：“当然，资料库只是警告说，我所选中的方法，虽然有效，可是在地球上，却会引起一定程度的恐慌，需要补救。”

罗开喃喃地道：“岂止一点恐慌而已，简直是一场大灾难，毁灭性的大灾难！”

首领似乎不明白罗开这样说是什么意思，她接着道：“资料库说，我必须把情形的来龙去脉，告诉地球人，选择一个地球人来见我，把情形告诉他！”

罗开有点骇然：“就这样选中了我？”

首领道：“是啊，资料库提供了十几个人的名单，可是我一选就选中了你！”

罗开皱着眉，他忽然想到了十分重要的一点，所以他问：“你们的资料库……不断有新的资料补充？知道地球上最新的情形？”

首领道：“自然是，不然，还叫什么资料库？”

罗开不由自主，提高了声音：“你们，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？”首领又向那些执行者望去，又有一个执行者移近了一些，给了答案：“地球上也有许多资料库，当然，规模小得多，而且，储存的资料也不全面，但我们把它们的资料集中起来，就全面得多了！”

罗开一听就明白了！

他们并不靠自己进行资料的搜集，而是采取了最直接的方法，就从地球上的大小电脑资料之中，把资料转移过来，据为己有！

他们可以任意在所有地球电脑之中，任意取得任何资料！

罗开呆了片刻，这种情形，如果他们要对地球不利，自然又是一个重大的劫难。可是地球人运用电脑，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，别说执行者神通广大，要侵入地球电脑，易如反掌；在地球上，私人电脑的使用者，侵入大型电脑的事件，也有过许多。在美国，一个中学生甚至侵入了美国国防部的电脑，取得了最高国防的机密资料！

首领凶罗开好一会不出声，就摇着他的身子：“现在，我知道这是……我运气好，能够遇上你……刚才……刚才……”

她说到这里，竟然声音有点发颤，那情形叫罗开联想到夏娃在吃禁果之后情形----她从未见过男人的身体，有男女这别都不知道的；但现在，她不但知道，而且还真切地享受到了男欢女爱！

这对她来说，简直如同第二次人生开始一样！

罗开把她拥在怀中，问：“你将离开这里？”

首领摇头：“不，航行者说过，我必须留在这里，担任首领。”

罗开把她拥得更紧：“可是，那绝不代表你不能到地球去。”

首领半晌不出声，显然是由于绝对没有想过这件事，过了好一会，她才道：“我想……可能的，可是我到地球去干什么呢？”

罗开笑了起来：“来看我，我会带你好好的看地球，你毕竟是地球人！”

首领“啊”地一声：“你要离开我，回地球去？”

罗开深吸了一口气，才道：“是，我必须回地球去，把这一切告诉地球人，对不对？这正是你找我来的目的！”

首领不出声，她只是举手，把头罩除了下来，然后，望着罗开，一言不发。罗开的心中也很不忍，但是他无法留在这里。

好一会，首领才陡然舒开手臂，然后，紧拥着罗开，紧贴着罗开，一动不动。罗开伸手在她的背上轻拍着：“别这样，你随时可以到地球来，何不和我一起离去？”

首领仰起头来，她的神情，十分迷惘----罗开的话，她根本滑听懂，因为她没有戴上头罩！

罗开作了一个手势，令首领把头罩戴上，把刚才的话，重复了一遍，她在听了之后，先是一动不动，像是意外到于极点。接着，她发出了一下狂叫声，不但罗开吓了一大跳，连那些“任务执行者”，也在她发出叫声的一

刹间，急速地移动着身子，显然首领的那一下狂叫，替他们带来了相当程度的震撼。

虽然那一下狂叫，突如其来，十分骇人，可是却可以听得出，她在那一下狂叫声中，充满了惊喜，同时，她双臂一张，向罗开扑了过来，却又忘记了自己的头上，戴着老大的头罩，所以“砰”地一声，头罩重重撞在罗开的额头之上！

这一撞的力道，着实不轻，令得罗开眼前金星乱冒，若不是有两下子，只怕会给她撞得昏了过去。然后，又听得她叫：“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，我可以经常到地球上去，我可以----”她叫到这里，已经把头罩除了下来，接下来，她不但亲吻罗开，又不断叫着，神情高兴莫名，在她的双颊上，泛起了由于兴奋而生的红晕，更是娇艳欲滴，俏丽无比----只不过这时，她叫些什么，罗开听不懂了！

罗开叹了一口气，取过了头罩来，用力拍打了一下，指着首领，首领静了下来，睁大了一双妙目，望着罗开，罗开又替她戴上了头罩：“还有许多事要弄清楚，首先，你可以到地球上去，但是总不能一直戴着那头罩，那会使你成为怪物，没有公开行动的机会！”

首领的声音十分焦急：“那怎么办呢？嗯，你是不是在吓我？他们.....执行者在地球活动，也全是戴着这种头罩的！”

罗开神情严肃：“你和他们不同，他们在地球上的活动，不是公开的---一些需要公开的活动，我相信他们利用了地球人在进行，你可以问他们！”

首领转头，向“执行者”望去----她和“执行者”之间，一定有着直接的沟通方法，她向执行者问什么，根本不必发出声音来！

有一个执行者道：“是的，有一些活动，我们必需利用地球人来进行，方法是刺激地球人的脑部活动，使他接受我们的思想，知道我们想做什么，而供我们去做！”

罗开的心中，感到了一股寒意，执行者所说的这种方法，可怕之极，那等于是控制了一个人的思想，叫他去做什么就做什么！在这种情形下，这个人已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，只是一个人形的工具，一举一动，完全听命于“执行者”！

虽然罗开知道“首领”和“执行者”都没有恶意，但是他仍然感到如芒刺在背，不自然之极，神情自然也反映了他的心境。

“首领”立时觉察：“可是这种方法，有什么不对劲之处？”

罗开一时之间，无法十分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，他迟疑了一下，一个执行者已道：“我们非这样做不可，资料库指示，要在那引起希望摆脱困境的人之中，找出领袖来，我们无法现身，就只有挑最适当的人选，把资料库的指令传达给他去实行！”

罗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他的思绪十分杂乱，各种各样的想法，纷至沓来，他想到，中国人对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领袖，常有“受命于天”的说法，是不是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行为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是由于脑部活动受了外来的影响而产生的？

例如有些人特别勇敢，有些人特别机敏，有些人有过人的对事物的分析能力，有的人有惊人的吸引力.....这些有资格当领袖的人，都和普通人不同，普通人会听他们的话，跟着他们行动，那就表示他们高人一等，而他们

的高人一等，可是由于有外来力量加强了他们的活动原故？

罗开越想越乱，那“执行者”又道：“其实，地球人本身，对于这种方式，也有了初步的认识，只不过认识的程度还十分低，这种利用对他人脑剖活动的强势影响而形成的现象，地球人称之为‘催眠现象’！”

罗开一听到这里，不禁“啊”地一声，用力伸手，在自己的大腿上拍了一下。对了，催眠现象！催眠行为，就是控制一个人的脑部活动，令被催眠者听命于一个强势的控制力量之后的行为！

罗开本身是催眠术的大行家，当然可以十分明白执行者的意思，他吸了一口气：“你们曾利用了多少人？”

那执行者道：“很多。对于身处困境的人尤其多，给予他们反抗的勇气，没有反抗的勇气，决计无法摆脱困兽一样的处境。也影响了很多人，把巨额的金钱，用在恰当的地步。在另一些行动影响了一些，到银行去办手续，基于打电话给你，等等！”

罗开笑了起来，许多不明白的细节，这时却再明白也没有了！

那韩国棋手，金取帮美丽的女帮主----当她在银行中出现的时候，她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并可能在事后，一点记忆也没有！

他问：“被你们利用的人，本身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？不会记得自己做过什么？”

那执行者道：“大多数情形之下，是。但是他们受了影响之后所做的事，也并不违反他们原来的心意----我们可以令一个极希望摆脱困境的人，行动起来，但不能令一个造成这种困境的人幡然悔悟----不然，只要影响他一个人就够了，人始终是有自己的思想活动的。”

罗开默然不语，那执行者道：“我们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放心，我们只能推波助澜，不能兴风作浪，若不是地球的图形上出现了红色，表示了确然需要紧急援助，我们决不会多事！”

罗开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神情自然也和缓了下来，和刚才大不相同！首领耿耿地问：“我们没有做错什么？”

罗开忙道：“没有，没有！你们做得极好，那个出现红色的地区，数以千万计的人的命运，正在迅速而激烈的改变，他们确然需要紧急的帮助，你们做的极好！”

首领高兴：“一切都是照资料库的指示做的，当然不会错。”

罗开心中想，在筹措巨额金钱的过程中，那几桩勒索行为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失，令人震惊惋惜，但是罗开也无法责备首领，一则因为她根本不通世务，完全不知道地球上的生活方式。二则，为了能使数以千万计人类，摆脱困兽的处境，牺牲一些人，似乎也是无可避免的事，哪里有全然不用会出代价的自由解放呢？

罗开双手捧住了首领的头罩，用十分亲切的语调道：“你听着，如果你要经常地球上出现，就必需熟悉地球上的一切----如何生活，如何说话写字----”首领忙握住罗开的手：“好啊，你留在这里教我！”

罗开感到好笑：“我要尽快回地球去，传达由这里指挥所发生的事，一些事，已引起了很大的恐慌。我相信你需要学的一切，你的资料库中都有，只要你尽心学，有六个月的时间就足够了！”

首领的声音，透着不满意：“六个月，那是多久？”

罗开道：“你如果一心学习，六个月是一个十分短暂的时间。六个月之

后，我在地球的一个景色最美丽的所在等你！”

罗开指着萤屏上的地球上，西藏高原上的一处天池----腾格里湖。罗开最喜欢在天池旁扎营，所以他选择了这个地方。

然后，他除下首领的头罩，和她深深地吻别。

首领一副依依不舍的神情，似乎连罗开也不免有点英雄气短，但是他还是毅然和首领告别，由“执行者”将他送回地球。

这一段旅程，对罗开来说，当真是奇之又奇，他第一时间和云四风联络，当两人见面之后，罗一切情形，说给云四风听。

罗开的叙述，听得云四风目定口呆，连连摇头，虽然他明知罗开不会骗他，可是他还是无法相信！

等到罗开讲完，云四风才道：“等这位美女来到地球的时候，希望能见到她。”

罗开自信地答：“这有何难！”

接着，罗开又联络了黛娜，告诉她，托她把消息传出去：再也不会会有勒索和破坏了！

然后，就是半年之后，腾格里湖的约会了。罗开早三天到达，湖边的草，又绿又密，散发着阵阵的清香，许多花朵，在争艳斗妍。

到了约定时候，直升机自天而降，才一停下，舱门打开，就看到首领一跃而下，大叫着：“鹰！”

她向前习奔而来，罗开也迎了上去，两人紧紧地相拥，热烈地接吻，她一面喘着气，一面道：“鹰，我学会了五种地球语言！”

罗开道：“好，考考你对地球生活的认识！”

在蓝天白云之下，她俏脸泛红，看来动人之极，她道：“我把航行者的基地，命名为‘天上人间’。”

罗开喝了一声采，她又道：“我又为自己取了一个名字，叫云仙！”罗开扬了扬眉，心中想：巧极，和云四风竟同姓了！

云仙搂住了罗开的脖子，又道：“我知道，当日我选择了你，这叫作‘缘份’！”

罗开“啊”地一声：“不得了，连那么高深的事，也知道了！”

云仙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忽然脸红得可以，垂下头去，低声道：“我也知道，我们.....曾做过的事是.....在做了这种事之后，我们的关系是‘夫妻’，你是丈夫，我是妻子！”

罗开呆了一呆，托起云仙的俏脸来，一时之间，他，亚洲之鹰，竟不知说什么才好！

